

井上重實
訓點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明紀

十五

150
20
25

東 京 圖 書 館				
二〇冊	二九號	四九架	三五函	正史類
				漢書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四

明

莊烈帝

戊辰崇禎元年春正月詔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

尊熹宗皇后為懿安皇后。

三月葬德陵。

諡曰愍皇帝。廟號熹宗。

明史贊曰。明自嘉靖而後。綱紀日以陵夷。神宗末。廢壞極矣。雖有剛明英武之君。已難復振。而重以帝之昏庸。婦寺竊柄。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贈卹冤陷諸臣。

諸忤逆璫逮死。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皆贈

鳳來等積惡已深元賓入
列諫垣前此何以際無一
吾親其意不過懼闕敵方
嚴遂爾依違洪恣直至羣
奸距脫始欲藉一疏以沽
直名殊為可鄙迨瑞圖既
已劾罷而定逆案時閣臣
尚以其無實狀為詞可見
當時廷臣心術壞盡祖庇
固行其私意即糾彈亦非
出公心世風延替極矣

郵有差。既而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諸人亦俱贈廕。
施鳳來、張瑞圖罷。

御史羅元賓會稽人疏糾鳳來等。以為綸綍之重任。總歸
闕宦之權衡。欲尚公則尚公。欲封爵則封爵。欲建祠則
建祠。欲誅殺削奪則誅殺削奪。情面多而擔當少。爵祿
重而謀國輕。遂使黃扉為置郵之所。輔臣若執簿之官。
誤國徇私。莫此為甚。帝是其言。鳳來、瑞圖遂俱乞罷。

陝西天赤如血。

是月二十五日。陝西全省天赤如血。至巳刻漸黃。日始

出。占主大旱。有暴兵。

夏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

初崇煥以忤魏忠賢去。忠賢既伏誅。廷臣爭請召崇煥

至。是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崇煥尋至都。帝召見平臺

即後右門。明代亦各曰平臺。咨以方略。對曰。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便

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退少憩。時廷臣咸在。給事中許

譽卿叩以五年之畧。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

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慙

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

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

用人。兵部調兵。遷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為

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

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即

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
之曰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夫學士劉鴻訓等復請賜
崇煥尚方劍假之便宜帝悉從之崇煥復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臣非過慮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帝優詔答之

五月李國楷罷

國楷雖魏忠賢同鄉然每持正論至是乞歸薦韓爌孫

承宗自代旋卒于家諡文敏

毀三朝要典

魏忠賢既誅其黨楊維垣等護持舊局上疏力詆東林與崔魏並指為邪黨編修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再疏攻駁柄

國者兩解之元璐尋上言請毀三朝要典略曰梃擊紅

闕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與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王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數者各有具是必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墳笈此一局也既而楊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此又一局也綱自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成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家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謂翻印紛費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闡豎之權而役史臣之筆且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

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疏上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校供人唾罵。當毀四。帝從之。遂焚其板。

六月。來宗道。楊景辰。罷。

宗道代李國樞為首輔。事多詭隨。編修倪元璐屢言時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詞林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為清客宰相。景辰先與宗道為要典副總裁。一徇奸黨指。及朝局已變。乃請毀要典。言官交章劾之。遂與宗道同罷。

秋七月。浙江海溢。

海寇鄭芝龍泉州南安人。降。

閩海故多盜。芝龍尤猖獗。據海島截商粟。會閩中。游饑求食者多歸之。勢益熾。然

嘗敗官軍。不追。獲將士。不殺。當事者遣使撫諭。遂降。會

福建巡撫熊文燦貴州永寧衛人。至。善遇之。使為已用。芝龍先

後擊殺羣盜李魁奇、鍾斌等。擢授遊擊。後又平巨寇劉

香。閩素有紅夷之患。香乘之。連犯閩。廣沿海諸邑。文燦令參政洪雲蒸往賊舟宣諭。被執。芝龍乃合廣東兵

擊香于遠洋。香脅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芝龍兵進。香勢感。遂自焚死。其家屬

詣浙江降。洪雲蒸長沙人。海氛漸息。芝龍尋擢副總兵。數以海利交通權。要寢以貴顯。

革廣寧及薊鎮塞外諸部歲賞。

先是廣寧塞外綽哈諾木圖。古雲。舊作貴英。今改。及薊鎮喀爾

沁三十六家。歲授撫賞。至是盡革去之。會歲饑。諸部請

調兵而兵譁索餉而餉絀
明至崇禎之世國計迨不
可問然當時潢池未甚夏
延荒札未聞遍及何至歲
入輒告不充蓋由諸司浮
冒居多侵漁無忌即轉饑
諸邊亦半蝕于黑吏債帥
之手又復上下蒙庇稽核
不嚴以致持籌者時形支
絀耳畢自嚴自擊時艱當
慎出入以釐蠹耗乃襲孔
桑故智思覈田增課搜括

紛紜國未足而民先病其
後梁廷棟復效為畝加三
聲之議科斂誅求脂膏已
竭而腹削更深致愁怨無
聊者多靡然從盜推厥禍
首非自嚴而誰

粟復不許。因是攜貳我

大清悉收用之。

寧遠兵變。

川湖兵戍寧遠者。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
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于譙樓自肅上疏自劾。脫走
中左所。自經。督師袁崇煥聞變。馳至。捕斬首亂。餘撫定
之。請令祖大壽遼東人仍駐錦州。中軍副將何可綱遼東人
隨已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于關門。遂罷寧遠。及登
萊巡撫。時度支大絀。錦州薊鎮兵相繼譁。戶部尚書畢
自嚴字景會。淄川人言。一歲之出。浮于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
奇。而內供召買不與焉。帝命羣臣各陳所見。自嚴擇其

可者。先後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增關課。
皆瑣屑權宜之計。民以重困。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劉鴻訓免。尋遣戍。

先是魏忠賢雖敗。其黨猶滿朝。言路新進者。羣起擊之。

諸執政李國槽等。故嘗事忠賢。不敢有所別白。鴻訓至

閣。毅然主持。次第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孫之獬。之獬

為待講。聞要典。將毀。諸閣力爭。且之獬阮大鍼等。人情大快。

而羣奸餘黨。恨刺骨。帝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獨敏。謂

民困由吏治失。請帝久任責成。帝嘉納之。至是。惠安伯

張慶臻偉曾孫總督京營。敕內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

心以非舊例舊例督京營者論之命覈中書改救之故

下舍人田嘉璧獄而給事中李覺斯廣州東莞人言事由兵

部具藁送輔臣審定中書繕寫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帝

心疑其事乃御便殿問諸閣臣皆云不知帝怒令廷臣

劾奏于是覺斯言慶臻納賄御史吳玉壽陽人言鴻訓主

使而帝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帝意謂事已大

著即令內閣擬旨閣臣合詞申辨不納遂落鴻訓職謫

戍代州兵部尚書王在晉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

後鴻訓卒于戍所福王時復官

十一月召對廷臣于文華殿禮部侍郎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以

罪削職都給事中章允儒南昌人等降謫有差

詔會推閣臣廷臣列吏部侍郎成基命字靖之大名及謙益

等名以上時同推者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

人鄭以偉字子器上饒人何如寵字康侯桐城人薛三省字魯淑定海人羅喻義益陽人禮部尚

書溫體仁字長卿烏程人以無素望不與侍郎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

方奏對稱旨先是錦州兵譁袁崇煥請給餉帝召問諸

敵今且防兵寧遠譁餉之錦州譁復餉之各邊效尤帑

將安給帝曰卿謂如何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當求

經久之策帝悅曰卿言是也降旨責羣臣越數日復召

問延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積粟不缺也缺銀耳何故譁

安知非驕弁構煽以脅崇煥邪帝方疑邊將要挾聞延儒言復悅曰卿言是由此屬意延儒亦弗及

體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前典試浙江關節受

賄不當與閣臣選謙益于天啟二年典試浙江有奸人

一朝平步上青天旬分置七義結尾授舉子錢千秋遂

錢謙益關節一事真偽雖不可知然前此革率具獄時溫體仁已官禮部何不聞持疏糾陳乃因不與廷推輒假公直之名潛行傾

乃謙益昔皆聞曹為解尤為理窮辭道殊不思科目重關名器實緣于進犯即宜懲設如所言則謙益或不與校卜竟可不加窮治而未儆散秩皆可聽其公行舞弊乎如此閃爍支離莊烈尚深信而亟贊之甚矣其蔽也

保元時敏所賣與之闕事傳京師為部科磨勘者所發謙益大駭即具疏劾二奸及千秋俱下吏論成謙益亦奪俸二奸尋斃于秋遇赦釋還事已七年矣至是帝果體仁以枚卜不與疑謙益實沮之遂復發其事帝果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于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已也辭頗屈而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言者臣不忍見皇上孤立于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稱善而執政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體仁執中舛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謙益皆閒曹今者糾之正為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真黨

也允儒曰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天啟朝可鑒帝怒會禮部進千秋卷責謙益謙益引罪帝嘆曰微體仁朕幾誤遂叱允儒下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獨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禍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謫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溫體仁既許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許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詆九華贊化為謙益

私黨帝以為然秉燭召熲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熲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于朝堂吟域橫分于官府非國之福也不納毛九華掖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闡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恤民又連歲大稔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闡王饑民玉大梁自稱大梁王聚眾應之二邊饑軍亦羣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氓徐自定耳已而帝從給事中劉懋臨潼人議裁驛站冗卒事在山陝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皆從賊

巳巳二年春正月周道登罷

道登嘗召對帝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解對曰容臣至閣中檢閱回奏帝有愠色又問章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也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左右皆匿笑道登前在禮部多有爭執及柄政後排正人庇私交屢為言路所劾帝悉下其章廷議尚書王永光等言所劾有據遂放歸

三月定逆案

詔定魏忠賢逆案閣臣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者少帝不懌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為目因曰忠賢一內豎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遽至此且內廷同惡者亦當入爌等以不知內侍為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

韓爌等受詔審定爌書旨當持正詳數俾奸徒不至漏網乃始則托言不知內侍繼復以法非所習為詞而王永光亦以不諳刑名自諉曾不計逆黨之朋謀害政實國法所難寬顧以廣搜樹怨為虞而甘為之容私曲徇其心豈可復問

至喬允升等所定之案雖若羅列無遺然其擬服上刑者類皆已經正辟之人而擁戴僅止荷戈詔附亦槩從城且所坐失倫究不免于陰行庇護以懲好重事而諸臣瞻顧遲迴竟不克持明允以昭炯戒明季朝臣積習頹壞于此可見安得不淪于亡

閱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案名悉入熿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審定于是案所羅列幾無脫遺至是上之帝親加裁定自魏忠賢客氏依謀反大逆律磔死外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謀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國興等六人俱立斬曰交結近侍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許顯純等十九人俱斬秋後處決曰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楊維垣等十一人及逆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俱充軍曰諂附擁戴大監李實等十五人亦俱充軍曰交結

近侍又次等顧秉謙馮銓王紹徽等一百二十八人俱坐徒三年贖為民曰交結近侍減等黃立極等四十四人俱革職間住又于諸人姓名下各注所犯刊布中外

知之方案初定張瑞圖來宗道及賈繼春皆不與帝召見閣臣及允升于汴于平臺詰之閣臣等以瑞圖宗道無實狀對帝曰瑞圖工書為忠賢所愛宗道為崔呈秀父請卹典中有在天之靈語非實狀邪又問繼春對曰繼春雖反覆然持論亦有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為真小人三人遂俱論徒

以楊鶴字修齡武陵人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

鶴初官僉都御史忤魏忠賢罷去帝即位復官進左副

都御史上言自大兵大疫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左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搢紳構黨彼

此相傾逆闖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調風邪易入急當培養而陛下事事屬精臨軒面質或問之而未必盡知事下六曹或呼之而未必立應致于聖怒數取譴訶竊以為過矣今一切民

莊烈奉天啟廢弛之後力為整頓尚有志于明作有為但其燭理不明加以多疑偏執往往于瑣屑處委曲推尋小過或偶見搜求巨惡轉任其朦蔽所以賢奸雜進刑賞乖方暮改朝

更迄無定見其受病不在精察之有餘而在英斷之不足楊鶴乃托培養元氣為名轉以事事屬精為太過實為謬妄是不過懼大權在上不能違所欲為遂不顧其詞之害理果如所請依成法而委任責成則必至高拱無為而後已視神意覆轍又何以異乎

生國計。吏治邊防。宜取祖宗成法。委任責成。嚴為之程。寬為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不臻。太平哉。報聞。關中寇熾。總督缺人。乃拜鶴兵部尚書。總督軍務討賊。先是王大梁由畧陽逼漢中。餘賊犯洛川。淳化等十餘州縣。固原逃兵周大旺等掠涇陽富平。及鶴至。商洛道參政劉應遇已先擊斬王二于白水。又追斬大梁于漢南。餘眾逃入山。督糧道參議洪承疇。泉州南安人。亦擊破王左掛。幾擒之。會雷雨遁去。副將賀虎臣保定人。捕斬周大旺等。賊渠多就誅滅。鶴不能撫綏。于是繼起者益眾。延安榆林間隨處皆賊。故事。總督大臣率用邊撫知兵者。鶴素不膺。後遂一意主撫。卒以此敗。

夏五月乙酉朔日食。

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時大統歷推食三分二。四分一。徐光啟依西法預推。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食六分有奇。瓊州食既。大寧以北不食。至期光啟法驗。大統

回回歷皆疎。回回歷出西域。洪武中置科隸。欽天監與大統法參用。禮部尚書徐光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無怪今日

之失。宜及時修治。參用西法。光啟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真會視會。皆古所未聞。惟西法有之。宜取其歷法參互考訂。與大統法會同

歸。從之。詔西洋人龍華民推步。光啟為監督。華民卒。更代。西法之行自此始。西洋新法。其初大約與回回歷相

六十杪。一日十二時。時八刻。刻十五分。有閏日無閏月。迨入中國。又通融中法。始復置閏月之類。窮推詳測。益加精密。于是授時大統之說漸紬。

六月袁崇煥殺總兵官毛文龍于雙島。在今奉天府寧海縣西南海中。

崇煥素弗善文龍。大學士錢龍錫以崇煥召對時。有五年復遼語。因造寓詢方畧。崇煥曰。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比崇煥莅鎮。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讓。崇煥益不悅。遂決意誅之。至是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滋不懌。遂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上。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拜畢。登山。因詰文龍違令。

袁崇煥雖稍有才畧而粗率自用前此平臺召對已爲大言不慚至毛文龍雖慄慄不馴初未顯然跋扈崇煥即欲加裁制要自有控馭之方縱罪在當誅亦應請命于上乃以禮節微嫌輒行誘殺其事擅之罪較張浚之殺曲端爲更甚莊烈既心駭其事非但不加責備轉用優旨報聞實乖馭將之體節因邊事委

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聲叱之。命去冠帶繫縛。文龍猶倔强。崇煥數以十二罪當斬。數畢。文龍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從官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退之。乃頓首請旨。出尚方劍。斬文龍于帳前。然後出諭其部卒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皆不敢動。分其兵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及副將陳繼盛等領之。遂還具狀以上。帝驟聞意殊駭。旣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乃優旨褒答。崇煥又上言。東江不能更置帥。卽以副將繼盛攝之。于計便。又慮部下爲變。請增餉銀至十八萬。帝皆報可。自文龍專閩海外。前後章奏。或多虛張失實。部下健兒勁卒。不下二萬餘。崇

任方切亦何至廢法濫恩
若此且崇煥于東江重鎮
不復議置帥臣致島眾益
孤劉興治遂據以滋亂而
慮部下為變即請增餉
銀雖後此魏呈潤論奏終
不能除虛糜之弊崇煥之
措置乖方大畧可知莊烈
悉為報可而不復加籌度
其優柔自煥更可概見矣

煥恐其跋扈難制故必欲殺之然東江屹然巨鎮自文
龍死勢日衰弱且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
致有叛去者明年參將劉興治殺陳繼成等十一人以叛

秋八月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朱燮元平水西蠻。

先是王三善遇害貴州官軍屢為安邦彥所敗廷議以

川師不協助宜令一人統之時蔡復一為貴州總督但轄雲貴湖廣而不及四川

復一嘗遣總理魯欽搗織金賊巢鑿山開道攀藤穿竇

而入斬首千餘級窮搜不得邦彥而還復一以鄰境不

協討致賊未滅請救四川出兵為犄角詔可之已而欽

為賊所乘兵潰復一自劾遂罷去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魯欽長清人

乃晉燮元兵部尚書總督五省軍駐遵義事在天啟五年燮元賂賊黨殺奢寅寅凶淫日甚有阿引者受燮元金乘寅醉殺之

崇明年老無能為邦彥亦乞撫燮元聞于朝許之未幾

燮元以父喪去賊復熾帝元年起燮元故官兼撫貴州

至是燮元徵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

自率大兵駐陸廣逼大方貴州總兵許成名由永寧復

赤水明衛在大定府畢節縣西與四川敘永廳接界以赤水河名今廢邦彥與崇明合

眾十餘萬來攻燮元令成名佯退誘賊而遣兵三路搗

其巢四川總兵侯良柱字朝石永寧衛人副使劉可訓澧州人遇

賊于永寧與成名合擊大破之斬崇明邦彥俘數千人

積年巨寇始盡自崇明邦彥相繼作亂雲貴諸苗出沒為患副使朱家民與許成名等討平盤

江以外諸蠻相度要害築城置戍廬井畢備道途晏然

又以盤江居雲貴交兩崖壁立水深無底廣三十餘丈

乃仿瀾滄橋制置鐵索鐵柱橫木為板橋建度樓築月

城以護之遂為永利朱家民字同人曲靖人盤江註見前盤江橋在南籠府安南縣東亦曰鐵索橋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下遵化

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大軍入龍井關以蒙古喀爾沁台吉布爾噶

圖曾受賞入邊用為嚮導遂攻克洪山口在遵化州北少東有關城

別將克大安口在遵化州西北亦有關城會于遵化山海關總兵官

趙率教入援戰死全軍覆沒率教馳抵三屯營總兵朱國彥不令入遂戰死已城

將破國彥冠帶西向稽首與妻張氏並投繯死三屯營在遵化州東今設副將駐守巡撫王元

雅太原及保定推官李獻明時獻明以察核官庫在城或曰此邑非君所轄去無

罪獻明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見永平推官何天球東

危避難遵化知縣徐澤字兌若襄陽人前任知縣武起潛字用

賢人等憑城拒守城破皆死之教諭曲毓齡中軍彭文炳守備徐聯芳並

太宗文皇帝嘉元雅忠命賜棺殮閱日燕京始得報帝召見廷

臣于平臺諮方畧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備禦踈忽調度

乖張檢討項煜長洲人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

震悚疆敵宵遁帝領之遂下尚書王洽臨邑人于獄洽雅

望而應變非所長帝方惡廷臣玩愒故于洽不少貸未幾竟瘐死

以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孫承宗

復為兵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視師通州

基命請速召還故輔承宗任以兵事帝然之乃即命基

命入閣而立召承宗至入對具陳方畧帝稱善曰卿且

為朕保護京師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閱都城五

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州。時烽火徧郊。承宗從二十七騎。疾馳抵通州。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韓城人。御史方大任桐城人。總兵官楊國棟登陴固守。而以間復馬蘭在遵化州西北。有關城。今為馬蘭鎮。設總官。三屯二城。

總兵官滿桂督師袁崇煥先後入援。
時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徇三河。擊走宣大援兵。遂下順義。我

太宗文皇帝命傳諭各城諭曰。爾國庇葉赫而戕害我。大恨有七。我知終不相容。告

天興師。天直我國。賜我河東地。我太祖皇帝猶願和好。爾國不從。天又賜我河西地。我復累次願和。而爾主頻加欺凌。故今日興

師而來。順者撫。逆者誅。天運循環。得天者興。人豈能為。非我恃強逞兵也。因進軍薄京城。營于城北土城關之東。總兵官滿桂入援。以五千騎先至屯德勝門外。

大兵至。桂進戰。城上發大礮。佐之。誤傷桂軍。桂亦負傷。帝遣中官勞以羊酒。令入休甕城。崇煥聞警。即帥祖大壽。何可綱等入衛。所過諸城。皆留兵以守。既至京師。帝甚喜。命盡統諸道援軍。與桂。大壽俱召見平臺。慰勞備至。崇煥請入城休兵。不許。請屯兵外城。如滿桂例。亦不許。詔天下鎮巡官勤王。

于是宣大總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東。山西。各巡撫。皆奏帥師入衛。詔應天。鳳陽。陝西。鄖陽。浙江。巡撫。俱勤王。

已而山西援兵潰于良鄉。逮巡撫耿如杞。總兵官張鴻功。下獄。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于獄。總兵官祖大壽擁眾奔出關。

初。崇煥嘗建議請和。欲藉此緩師。以修理故疆。我

大清方有事朝鮮。亦欲假是隘阻其兵。因得一意東討。乃

遣使以書相往來。已而崇煥奉旨戒諭。言路亦以為非

計。事尋止。後崇煥復以書詢錢龍錫。龍錫亦沮之。及

大清兵深入。所破隘口。皆薊遼總督劉策字範董。武定人。所轄骨

煥千里赴援。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

謂崇煥擁兵坐視。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召兵脅和。將

為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崇煥營沙窩門外。

伏兵隘口。我

大軍分道夾擊。盡殲之。崇煥復移營城東南隅。豎立柵木。大軍列陣逼營。不戰而還。會我

大清設間。令所獲宦官知之。時大軍先獲明宦官二人。令副將高鴻中等守之。及是

鴻中等承

太宗文皇帝密計。于宦官前作耳語。于今日撤兵。乃

上計也。頃見

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事

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伴卧

竊聽悉誌具言。遂陰縱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遂信之

不疑。召見崇煥及大壽于平臺。詰崇煥以殺毛文龍故。且責其援兵逗遛。縛付詔獄。成基命叩頭。請慎重者再。

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兵臨城下。非他時比。帝不省。大壽在旁股慄。懼并誅。出即與何可綱擁眾東走。毀山海關去。遠近大震。大壽先嘗坐事當死。賴

崇煥救免。基命言于帝，就獄中取崇煥手書招之。督師孫承宗亦遣馬世龍追撫。世龍先以罪繫獄，時已釋出，立功自効。密令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壽如其言，帝優旨答之。命承宗移鎮關門，大壽斂兵待命。可綱亦歸。

我

大清兵薄永定門，武經畧滿桂及總兵官孫祖壽字必之，昌平人。俱戰歿。

我

大清兵既薄京城，諸貝勒大臣等咸請進攻。

太宗文皇帝不許，兩遣使齎書議和，遂自德勝門移營南苑，已而分兵下固安、克良鄉，知縣党還醇字于貞，三原人。死之。教諭安上

達訓導李廷表典史史之棟，驛丞楊其禮皆死焉。回軍至盧溝橋，副總兵申甫

結車營以拒。

大清兵繞出其後，盡殲之。申甫者，僧也，好談兵，私製戰車，見取其車入覽，即擢副總兵，分募新軍，改聲御史監之。

甫倉卒召募，皆市井游手，軍裝戎器，又不時給，及戰，御車者皆惶懼，不能轉殲，殆盡。甫亦陣亡。金聲，字正希，休寧人。遂南薄永定門，時以

袁崇煥下獄，特設文武兩經畧，以尚書梁廷棟鄆陵人。及

滿桂為之。屯西直安定二門，帝趣桂出師，桂言眾寡勢

殊，未可輕戰，中使趣之急，不得已，乃督孫祖壽等移營

南城，外三里許，列柵以待，明日昧爽。

大清以精騎四面蹙之，桂及祖壽等戰不支，遂俱歿。京師

大震。時帝不視朝，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順天府尹劉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

錢龍錫阻抑邪黨其立身尚有所稱。至袁崇煥擅殺島帥豈關龍錫主謀且當時尚未罪擅殺之人顧事後輒因過萬一言坐局外者以發蹤指示豈為平允奸人借端抨擊伎倆往往如斯莊烈始猶戒勿苛求迨再疏力攻遂不免意移色動放還未久逮繫旋加幾至沉寃西市前此熊廷弼之獄揚左皆坐以慘毒殞身莊烈豈無聞見何羣小效尤羅織竟不一加深察耶

動上者乃疏言國勢疆弱視人心安危乞延見百僚諭以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

錢龍錫罷。

御史高捷寧晉人史堇清苑人本闖黨王永光引用之頗為龍錫所扼兩人因是大恨方袁崇煥之殺毛文龍也報疏有輔臣龍錫為此一事低徊過臣寓語而崇煥欲成和議又嘗以書商于龍錫及是崇煥已下獄捷堇遂上言以通款殺將皆龍錫發蹤指示宜與崇煥並罪帝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龍錫抗章申辨捷堇再疏力攻詞益危切帝意頗動龍錫再辨引疾乃即放歸時兵事方棘未暇竟也。

以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字宏首稱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延儒性機警善伺意指以會推不預與溫體仁比數為言者所劾帝不聽特命入閣時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眾助官軍如寵力言其叵測會帝得偵事者報與如寵言合由是受知象坤奉命守城和寒不懈帝覘知之遂並命入閣。

庚午三年春正月韓爌罷。

中書舍人加尚寶卿原抱奇故由輸賈進以爌為袁崇煥座主遂劾爌主和誤國宜與錢龍錫並罷帝重去爌貶抱奇秩無何庶子丁進上虞人以遷擢愆期怨爌亦劾之而

工部主事李逢申。上海人。劾疏復繼上。曠三疏引疾歸。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初熊廷弼既死。傳首九邊。屍不得歸葬。後其子請闕疏請曠言于帝曰。廷弼之死。由逆闖欲殺楊漣。左光斗。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賊銀刑及妻孥。此寃之甚者。帝乃許收葬。

兵部侍郎劉之綸

字元誠宜賓人。

帥兵至遵化。敗歿。

之綸以庶吉士上書陳方畧。帝壯之。會金聲薦其知兵。帝即召見。奏對稱旨。超擢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之綸未受任時。已貸數百金製木爲西洋大小礮。又製獨輪火車。偏廂車。獸車。皆輕捷。利用而所請弓矢器甲。主者不以時應。所招死士。又不得衣裝賞犒。費之。綸以爲言。且請精兵一萬爲進取計。帝亦不能盡從。時滿桂方

戰歿。朝廷大震。之綸冒風雪。誓師前進。越通州而東。

大清兵亦已由通州東渡。克香河。進拔永平。

副使鄭國昌自縊死。知府

張鳳音。推官盧成功。教諭趙允。殖副總兵焦延慶。指揮張國翰。守備程應琦。皆死。而鄉官廖汝欽。及武舉唐之俊等死者復數十人。鄭國昌。邠州人。張鳳音。陽曲人。援兵皆觀望。獨之綸奮前。

約總兵官馬世龍。吳自勉。趨永平牽制。而親率所部直抵遵化。距城八里。屯娘娘廟山。世龍等違約。

大清以三萬騎迎戰。兵交。之綸發火礮。頗有所擊傷。再發則礮炸。軍亂。左右請結陣徐退。之綸慨然曰。吾受天子厚恩。誓捐軀以報。戰不捷。死耳。敢言退者。斬。乃再戰。自辰至酉。士殊死力。鬪矢盡。短兵接。之綸知不可爲。大叱曰。死死負天子恩。解佩印付家人。曰。持此歸報朝廷。俄

身被兩矢遂死。全軍盡歿。世龍等在薊州。竟擁兵不救。二月立子慈烺為皇太子。

三月李標罷。

標在閣稍久。頗能隨事匡益。然時方爭門戶。帝亦深疑。朝臣有黨。遂連疏乞休去。家居五年卒。贈少傅。諡文節。

夏五月我

大清兵東歸。

先是我

大清兵既取遵化永平。復拔遷安灤州。知州楊皆留兵守之。遂分兵向山海關。守將官惟賢力戰。乃還攻撫寧。昌黎皆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孫承宗祖大壽在東馬世

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

城尚無恙。承宗遣將戍開平。營名。在灤州西南。與豐潤縣接界。明永樂初移開平

衛于復建昌。營名。今改路。在遷安縣東北。有城。聲援方接我

大清復遺書議和。遂旋師。取道冷口。關名。在遷安縣東北。而歸。承宗

始復四城。先取灤州。尋復遷安。遂入永平。復遵化。

六月流賊陷府谷。

先是陝西五鎮兵入援。延綏兵中道逃歸。甘肅兵譁而懼。誅皆合于賊。巡撫張夢鯨憂憤死。詔以洪承疇代之。起前總兵官杜文煥督延綏固原兵。便宜討賊。時王左掛等方攻宜川。為官軍所蹙。文煥檄諭之。左掛及其黨王子順。苗美等皆請降。獨王嘉允不受撫。其別賊從神

明代怯于用兵。每視招撫為長策。正德間馬中錫奏

圍之事前鑒不遠至流賊四起伏莽漸多楊鶴受命勦除不能迅加剪滅顧一味主撫事皆諱匿不言已重負委任迫賊眾詭稱降順既不審虛實之情又漫無制馭之法但于城樓設座立誓山呼事同兒戲使羣寇蔑視官軍以致癘潰白深浸成大患其後陳奇瑜熊文燦等復踵其謀賊勢燎延海內遂無寧宇惟務苟安而昧決勝當時積習相沿迷而不悟而鶴實縱寇之尤也

木渡河入山西陷蒲縣。以下注俱見前。分道東犯趙城洪洞汾西及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陽。及是嘉允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遂陷府谷據其城總督楊鶴方主撫匿不奏遣官四出招賊于是王虎小紅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龍等並就撫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曲間雖不焚殺而淫掠如故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本各張應金。獨行狼諸賊所在蠶起官軍東西奔擊旋撲旋熾終莫能盡而延安賊張獻忠。膚施縣柳樹澗人嘗從軍隸延綏總兵王威摩下犯法當斬他將陳洪範奇其狀貌請釋之已乃逃去。亦聚眾據十八寨稱八大王已而降賊王左掛謀以綏德叛承疇誅之尋又與文煥擊破獻忠于清澗獻忠遁去。

去。

以禮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武進人。中行從子。並兼東閣大學士

預機務。

體仁以訐錢謙益為時論所惡多發其陰事。或言體仁嘗通路崔

呈秀杭州建逆祠體仁作詩贈魏忠賢又或言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帝愈信體仁無黨

周延儒復援之遂與宗達並入閣。

秋七月磔前督師尚書袁崇煥逮前文淵閣大學士錢龍

錫下獄尋遣戍。

史莖疏言龍錫主張崇煥賣國欺君秦檜莫過其出都時以崇煥所畀重賄轉寄姻家巧為營脫帝怒勅刑官五日內具獄讞上以斬帥為崇煥擅殺議和則龍錫未

民窮起于官貪廷棟所言不為無見然未聞懲官貪而先加派民之餉額轉深所為懽然者安在蓋明季

許帝召諭廷臣于平臺置崇煥極刑籍其家無餘逮龍錫下獄令廷臣議罪時羣小麗名逆案者方日為翻案計莖等以龍錫故附東林欲借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異已者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與前案偶謀既定溫體仁王永光主之欲發自兵部尚書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廠西市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中允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復上疏申救道周忤旨貶秩調外而帝頗感動久之帝意亦寢解乃減死戍定海衛冬十二月增田賦

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兵食不足疏言民窮之故惟在官

耗敝之由自神宗礦稅征求日殷月削時閱數朝物力更無留餘之地及莊烈時大兵大疫元氣已竭盡無遺又軍興日增轉餉日絀雖藉口醫創并無可剝之肉即亟允呈潤之疏亦必有濟况拜此不能用乎

貪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懽然帝命戶部協議尚書畢自嚴請畝加三釐于是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愁怨明年給事中魏呈潤字中嚴龍溪人疏言驛站所裁未足充餉十一而郵傳益困勢必再編之于民山海關中外兵舊額十八萬今只十萬八千合薊門援兵非溢原額而餉乃日增不可不稽撫按諸臣捐貲助餉大率索之于民不可不禁帝不能用辛未四年春正月延綏饑遣御史吳姓字鹿友興化人賑之

秦游饑至是大禱山西以防河閉糶斗米銀六錢米脂清澗延長綏德之民流亡從賊者十之七邑帝特發帑金十萬命姓往賑且撫因荒從賊者字憲之大興人如詔書從事人便之

三月賊神一魁等請降楊鶴受之一魁尋叛。

先是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

一魁領其眾圍慶陽陷合水唐縣今屬慶陽府鶴聞移駐寧州

一魁求撫別賊金翅鵬過天星獨頭虎上天龍等亦先

後降鶴設御座于城樓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

誓或歸伍或歸農賊佯許之立赦其罪鶴以一魁最強

致其壻帳中與同卧起一魁果至數以十罪一魁伏謝

即宣詔赦之處其眾于寧塞鶴以賊黨茹成名桀驁命

一魁所善劉金誘誅之其黨懼復挾一魁以叛而別賊

李老柴田近菴等攻陷中部上天龍獨行狼等復掠鄜

州勢大熾一魁後為張應昌部將所獲誅死

夏四月旱。

敕羣臣修省。

六月副總兵曹文詔大同人敗賊于河曲。

自秦寇初起延綏以北為逃軍為邊盜延綏以南為土

寇為饑民邊盜則王嘉允土寇則王左掛為羣賊魁已

而左掛伏誅嘉允復敗嘉允自黃甫川勾西人入竄而

入晉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與秦中久據河曲

文詔絕其餉道困之嘉允遁去已復自岳陽突犯澤潞

為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號紫金梁者為首自用

結羣賊老狷狷曹操八金剛埽地王射場天閻正虎滿

天星破甲錐邢紅狼蝎子塊混世王等及高迎祥張獻

忠皆聚山西。而上天龍。過天星亦來會。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米脂人李自成。世居李繼遷寨。幼牧羊。長充驛夫。善騎射。鬪狠無賴。數犯法。知縣晏子賓將置諸死。脫去爲屠。迎祥甥也。偕兄子過往依之。號闖將。與獻忠等合。

錢象坤罷。

象坤。溫體仁門生也。體仁入。遂讓而處其下。然無所附和。及是御史水佳允。鄞縣人。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待旨。卽奏辨。廷棟故出象坤門。佳允疑象坤洩之。語侵象坤。周廷儒惡廷棟。並惡象坤。象坤遂引疾歸。廷棟落職。

秋八月。我

大清兵國大凌城。

遼東巡撫卬禾嘉。貴州新添衛人。議築廣寧。義州。右屯。三城。孫承宗謂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遂以七月興工。築甫竣。我

大清兵已抵城下。掘濠樹柵。四面合圍。別遣一軍。截錦州大道城外。堠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禾嘉聞之。與總兵官吳襄。遼東中後所人。宋偉合軍赴援。敗還。復夜渡小凌河。次長山。在錦州府錦縣東南。巒巒綿亘。四山錯列。因名。連戰大潰。監軍道張春。字泰字。及副將祖大樂等被執。諸將張吉甫等戰歿。總兵官祖大壽堅守。不敢出城。援自此絕。至冬。大凌糧盡。食人馬。

大清屢移書招之。大壽許諾。副將何可綱不從。大壽遂殺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降于我。

大清大壽言妻子在錦州。請歸設計誘降守者。遂縱歸。大壽

入錦州未得間而禾嘉知其納款狀其奏聞于朝帝于大壽欲羈縻之弗究也張春見執諭降不屈久之乃死

何如寵罷。

如寵官禮部時貧宗婚嫁格于有司者千餘人。用如寵

言獲婚嫁者過千。帝欲族袁崇煥。以如寵言得免。及入

閣為周延儒溫體仁所扼連疏乞罷歸久之卒。

九月復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諸邊軍餉。張彝憲總理戶

工二部。

帝初盡撤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見廷臣競門戶不足

倚。乃復遣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寧、宣太、山西、軍馬。

以彝憲有心計。令鈎校戶工二部。如涂文輔故事。文輔

賢黨天啟中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各其署曰戶工總部吏部尚書閔洪學。烏程人

率廷臣力爭。帝曰：諸臣若殫心為國。朕亦何藉內臣。眾

不能對。然諸監率多侵剋軍費。臨陣先走。戎務益壞。

下楊鶴獄。遣戍。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

御史謝三賓。鄞縣人及巡按御史吳甦。劾鶴主撫誤國。逮

下獄。戍袁州。以承疇代。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十一月孫承宗罷。

長山之敗。言者論禾嘉及承宗築城起釁。承宗遂引疾

歸。禾嘉先已調南京太僕卿。遂還京。引疾歸。

閏月。登州遊擊孔有德等反。

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

州。登萊巡撫孫元化。字初陽，嘉定縣人。官遼久。孫承宗、袁崇煥俱辟為贊畫。以前兵備推巡撫。素言遼人可用，乃以有德、仲明為遊擊。九成亦

為偏裨。大凌圍急，元化遣有德等赴援，抵吳橋。天大，兩

雪，眾無所得食。一卒與諸生角，有德笞之。眾大譁。九成

先賫銀市馬塞上，用盡無以還。適至，聞眾怨，遂與其子

應元帥部卒劫有德，有德從之。還兵大掠，陷陵縣、臨邑、

商河、殘齊東，圍德平。既而舍去，陷青城。元縣，今屬新城。

亦元縣。今屬濟南府。而新城受禍尤酷。知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

屬濟南府。而新城受禍尤酷。知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

亂兵鼓譟，乃法所必誅。即其捲甲還趨，亦因本無巢窟，可恃。余大成、孫元化苟能出，兵夾擊，自可指顧成擒。乃竟狃于招撫之謀，概所過勿行，邀截使其從容直抵登州。重城遠陷，及劉國烈督師進討，復以撫議為賊所愚，致萊郡旋被攻。宇竟不敢加遣一矢，比元化等相繼逮治，未大典一

意進兵不數月，間悉蕩定。可知叛卒揭竿倡亂，本易剪除，其得以拒守經年，實由于將兵者之遲疑不進。勤撫成效，即此了然。彼

象春有莊在吳橋，有德屯兵其地。卒或攫雞犬以食。王氏子怒，訴之。有德笞卒以徇，遂以激變。及賊至，新城以費由王氏焚殺甚慘。秦三輔、三原人。山東巡撫余大成。江寧人。聞變遣

兵往禦，連敗乃移兵追賊。而元化軍亦至，與大成皆力主撫。檄賊所過郡縣無邀擊。于是賊佯許元化降，遂抵登州。元化遣將張燾率遼兵駐城外。總兵官張可大。字甫世，襲南京羽林衛指揮。發南兵拒賊戰，方勝。燾遽退，可大兵遂敗。燾兵半降，賊遣歸為內應。士民爭請弗容入。元化不從。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夕舉火導賊自東門入城。遂陷。事在明年正月。元化自刎不殊，與同城各官俱執。惟可大死之。殺其妾陳氏。自隘于署。有德乃推九成為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兵餉，而令元化移書大成求

死之。殺其妾陳氏。自隘于署。有德乃推九成為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兵餉，而令元化移書大成求

死之。殺其妾陳氏。自隘于署。有德乃推九成為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兵餉，而令元化移書大成求

死之。殺其妾陳氏。自隘于署。有德乃推九成為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兵餉，而令元化移書大成求

死之。殺其妾陳氏。自隘于署。有德乃推九成為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兵餉，而令元化移書大成求

死之。殺其妾陳氏。自隘于署。有德乃推九成為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兵餉，而令元化移書大成求

死之。殺其妾陳氏。自隘于署。有德乃推九成為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兵餉，而令元化移書大成求

欲懸心示以招賊者真不
帝如夢囈矣

撫大成聞于朝為言官所劾帝革大成元化職候勘元
尋為賊縱航海歸與大成俱下獄大成論成元化棄市
元化故與徐光啟善光啟與周延儒圖救之卒不得
五年春正月延綏賊陷宜君鄜州

先是降賊夜襲甘泉河西道張允登漢人遇害允登與
永固嬰城拒守及是混天猴偽為米商至宜君知縣不
城陷俱死之

知聽之入城遂陷尋復陷鄜州兵備僉事郭應響死之
時曹文詔方于稷山擊斬點燈子即趙四兒名勝往來

沁水之翼莊莊有城故殉難副使張銓里居也時銓子
道濟道澤皆官京師眾將棄去銓妻霍氏曰避賊而出
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
躬率僮僕其守殺賊甚眾賊不能克而退冀北道王肇
生表曰夫人城點燈子尋為師還擢臨洮總兵官乃與
文詔所敗遁去被獲伏誅
巡撫練國事字君豫永城人總兵官楊嘉謨等分道擊賊混天

為守備馬科
部卒所斬

夏五月以禮部尚書鄭以偉徐光啟並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傍

以偉讀書過目不忘而不能票擬章疏中有何况二字

誤以為人名也擬旨提問帝駁改始悟自是詞臣為帝

所輕遂諭館員須歷外僚而閣臣自是不專用翰林光

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入閣年已老周延儒溫體

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以偉光啟相繼卒御史以

卹以媿貪墨以偉得諡
文恪光啟得諡文定

六月京師大雨水

秋七月以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八月總兵官曹文詔等連敗賊于平涼慶陽。

先是文詔與遊擊左光先等分勦綏德宜君清澗米脂

諸賊皆大捷。掃地王授首。神一魁餘黨紅軍友李都司

杜三楊老柴等屯鎮原。將犯平涼。巡撫練國事檄甘肅

總兵楊嘉謨副將王性善扼之。賊走慶陽。文詔從鄜州

間道至。與嘉謨性善合。大戰西濠。若名在平涼府鎮原縣北斬千級

生擒杜三楊老柴餘黨。糾他賊破華亭。隋縣今屬平涼府攻莊

浪。注見前文詔嘉謨掩擊。縱反間。給其黨殺紅軍友。蹙敗

之水落城。在平涼府莊浪縣東南。金置縣于此。元省。追至靜寧州。注見前賊奔

據唐毛山。在延安府保安縣西北。與慶陽府安化縣接界。遊擊曹變蛟文詔先

登殄其衆。至是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獨行狼李都司

等連兵圍合水。注見前文詔往救。賊匿精銳以千騎逆戰。

誘抵南原。伏大起。城上人驚疑相告曰。曹將軍沒矣。而

文詔馳矛左右突。匹馬縈萬衆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

敗。僵屍蔽野。餘衆走銅川橋。在安化縣西大敗之。越日。文詔

復與寧夏總兵賀虎臣固原總兵楊騏破賊于甘泉之

虎兒凹。會總督洪承疇師次平涼。擊斬可天飛李都司。

降白廣恩。餘賊分竄者。文詔追蹙之。耀州錐子山。其黨

殺獨行狼郝臨菴以降。承疇戮四百人。餘皆散遣。關中

巨寇畧盡。文詔在陝。大小數十戰。巡撫范復粹論奏。首功第一。而洪承疇抑不敘。巡按御史吳性推

獎甚至。復粹復為上疏。兵部抑其功。卒不敘。復粹登州府黃縣人。

以朱大典字延之。金華人。督軍討登萊賊。

初。余大成孫元化既論罪。朝廷以徐從治為山東巡撫。

謝璉字君實。監利人。為登萊巡撫。並駐萊州。詔先命璉駐萊州。從治駐青州。調兵

食從治以駐青不足鎮萊人心。駐萊足係全齊命。乃與璉並受事于萊。時賊先已破黃縣。

知縣吳世揚被執。罵賊死。世揚洛陽人。陷平度。知州陳所聞拒守。城破。還

益兵攻萊。從治璉與總兵楊御蕃肇基子。分陴固守。久之。

外圍日急。諸援兵俱屯昌邑。不敢進。從治時以間出兵。

掩擊。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熊明遇惑撫議。以主事張

國臣為贊畫。往撫諭。從治毋遽出兵。壞撫局。從治力言

不可。三上疏于朝。語極切至。朝議以兩撫臣並困圍中。

乃議設總督。以待郎劉宇烈綿竹人。任之。統馬步軍二萬

五千。勢甚盛。而宇烈素無籌畧。日遣使講撫。賊亦以撫

愚之。已而賊用元化所製西洋大礮攻城。從治中礮死。

萊城益危。越兩月。璉復為賊所誘。出城被執。時萊賊已圍六月。賊

偽約降期。請文武官出城開讀。即解圍去。璉不得已。與知府朱萬年同出。獨御蕃不往。賊見璉伴叩頭涕泣。遽

擁以去。即攻城。令萬年呼降。萬年厲聲曰。吾死矣。汝等宜固守。且呼御蕃急。以大礮擊賊。萬年遂遇害。御蕃連

發礮。傷賊頗多。賊稍退。朱萬年。黎平人。于是舉朝痛憤。詔逮宇烈下獄。罷

尚書明遇。遂絕撫議。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大

典督主客兵數萬。及關外勁旅四千八百餘人。合勦之。

總兵金國奇。副將靳國臣。參將祖寬。及前總兵吳襄子三桂。皆屬焉。以中官高起潛監護

軍餉。抵德州。副將牟文綬馳救平度。殺賊魁陳有時。至

昌邑。靳國臣祖寬為前鋒。有德逆戰于沙河。有二。一在黃縣。一在

即墨。下流。俱入海。寬殊死鬪。國臣繼之。賊大敗。諸軍乘勝追至

城下賊夜半東遁萊州圍解守者疑賊誘以礮拒起潛
道中使入諭闔城相慶越日國奇等進兵黃縣斬賊首
萬三千俘八百有奇逃散及墜海死者無算賊竄歸登
州官軍築長圍守之。

九月流賊連陷山西州縣。

先是賊將高迎祥羅汝才即曹操張獻忠等分道四出連

陷大寧隰州澤州壽陽諸州縣與下注並見前全晉震動部議

今宣大總督張宗衡臨清人駐平陽巡撫許鼎臣武進人駐

汾州分地守禦已而李卑字待平榆林人賀人龍米脂人艾萬年

米脂人將關中兵至鼎臣檄以自從宗衡怒其不從已檄

之還二將莫之適從賊乘間入據磨盤山一名連枝山在汾州府臨

縣分其衆為三閻正虎據交城窺太原邢紅狼上天龍

據吳城在汾州府孝義縣西南戰國時魏吳起為西河守築此以拒秦因名窺汾州紫金

梁張獻忠突沁州武鄉陷遼州。

癸酉六年春正月命曹文詔節制山陝諸將討賊。

關中賊稍盡悉走入山西御史張宸極言文詔威名夙
著今秦賊滅且盡宜勅令入晉協勦帝從之遂有是命

文詔東渡河抵霍州敗賊汾河孟縣追及于壽陽巡撫

許鼎臣遣謀士張宰先大軍嘗賊賊驚潰文詔追擊之

斬混世王餘黨為遊擊猛如虎本塞外降人家榆林逐走遇文詔

兵于方山在壽陽縣東北壁立千仞復敗五臺孟定襄

壽陽賊盡平鼎臣令文詔軍平定備太原東張應昌軍

汾州備太原西文詔連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已而文詔復破賊澤州又襲潤城斬賊千五百有奇紫金梁老狷狷自榆社走武鄉過天星走高澤山文詔皆擊敗之賊避其鋒多流入河北

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

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清化鎮名在懷慶府河內縣東北為豫晉

襟要修武圍懷慶官軍擊之遁走別賊復闌入西山大

掠順德真定間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字建斗力戰却

之賊遂自邢臺摩天嶺在彰德府武安縣西下抵武

安先是副將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敗賊于涉縣之西陂及是

與賊戰武安良玉大敗河北三府所屬縣焚劫殆遍潞

王名常涉簡王翊鏐子上疏告急詔遣總兵倪寵王樸率京營兵

曹文詔勇敢無前威名夙著關中山右勦賊屢著勞即其移師會討畿南亦每戰克捷諸將之足以當賊者實無出其右且方勦以尅期平賊正宜聽其乘銳建功劉令譽乃以纖芥宿嫌撫詞妄劾實為挾私忘公部議又不權事理輕重輒因巡按一言移之他鎮致賊徒無所畏憚出入自如未幾而縱使渡河騷張甚悔亦何及明季重文輕武以致宗社即墟吁何怪矣

大千赴河南而以中官楊進朝盧九德等監諸將軍命

曹文詔自山西移師會計文詔敗賊懷慶馘其魁滾地

龍又追破老狷狷于濟源而諸將李甲文萬年湯九州

石埭鄧玘四川人及良玉等會文詔兵先後與賊戰皆勝

之未幾帝勅諸將速平賊限以三月而文詔為巡按御

史劉令譽所劾調大同總兵初文詔在洪洞與里居御

河南文詔與見語復相失合譽遂撫他事劾之部議文

詔怙勢而驕調之大同賊所憚惟文詔既去益無忌矣

官軍復登州山東平

登州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其北有水城與大城相接

開水門以通海船賊恃此可走故不下及被圍久李九成出城搏戰官軍馘之于陣賊渠五已殲其二五人者李九成

孔有德。耿仲明。毛永祿。陳有時也。氣大沮。至是祖寬等
 有時先已就戮。及是九成亦死。奪其水門外護牆。益大懼。有德載子女財帛先出海。仲
 明以軍舸繼之。皆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不下。遊擊
 劉良佐獻轟城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轟之。城
 崩。官軍遂入。賊退保蓬萊閣。在府城北丹崖山下。下臨海岸。宋治平中建。朱大
 典招之。始釋甲。俘千餘人。自縊及投海死甚衆。有德等
 走旅順。島帥黃龍。遼東人。邀擊。擒毛承祿。陳光福等。斬九
 成子應元。惟有德。仲明逸去。乃獻承祿于朝。磔之。有德
 仲明俱降于我

大清。

夏六月。周延儒罷。

延儒爲首輔。溫體仁欲奪其位。務爲柔佞。取悅于帝。帝
 漸向之。復曲謹以媚延儒。而陰伺其隙。延儒不知也。體
 仁與王永光欲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帝以之。臣問延
 儒對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體仁益大
 恨。會延儒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焚其廬。所用巡撫
 孫元化復陷登州。于是言路交章。劾延儒。併謂其受巨
 盜神一魁賄。帝意頗動。體仁復嗾給事中陳贊化劾延
 儒昵武弁李元功。招搖罔利。且謂延儒至。謂陛下爲義
 皇上人。語悖逆。帝大怒。下元功詔獄窮治。延儒覲體仁
 爲援。體仁不應。延儒大窘。引疾歸。體仁遂爲首輔。延儒既罷
延臣惡體仁當國。勸帝復召何如寵。如寵固辭。給事中
 王紹傑言。君子小人不並立。如龍瞻顧不前。體仁宜思

自處帝為謫紹傑于外。如寵卒辭不入。如寵操行恬雅。與物無競。後孝福王時。追諡文端。

秋七月。我

大清兵取旅順。總兵官黃龍死之。

孔有德耿仲明怒龍邀擊。必欲報之。會鴨綠江有警。龍遣水師往援。旅順空虛。有德等遂導

大清兵襲其城。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自刎死。部將李惟

鸞項祚臨。禁化龍。張廣鹿島。在奉天府寧海縣西北海中。副將尚可

喜。故與龍相犄角。龍既死。亦降于

大清。自是島上勢益孤。久之。將士多敗歿。諸島雖有殘卒。不能成軍。朝廷亦不更置帥。以登萊總兵遙領之而已。

九月。以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

士升故出錢龍錫門下。龍錫出獄。周延儒信之。極言上

怒甚。挽救殊艱。龍錫深德延儒。未幾。溫體仁至。龍錫述

延儒語。且謝曰。非公等安得生。體仁佯曰。上固不甚怒

也。聞者直體仁而惡延儒。士升以座主故。因歸心體仁。

體仁亦以士升鄉人。遂引與共政。

冬十一月。以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何吾騶。廣州香山人。並為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應熊熟諳典故。而性剛狠。溫體仁力援之。遂與吾騶同入閣。

賊渡河。陷漣池諸縣。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

賊盡集河北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等俱至左
良玉湯九州扼其前京營兵感其後賊連戰皆敗欲逸
阻于河犬困乃詭辭乞降監軍內臣楊進朝信之為入
奏會天寒冰合賊從毛家寨徑渡河南軍無扼之者遂
陷澠池伊陽盧氏巡撫元默靜海人督軍禦之賊竄盧氏
山中由間道入內鄉犬掠南陽汝寧直走湖廣所在告
急賊始起陝西高迎祥最强李自成屬焉及渡河自成
始別為一軍

甲七年春正月以陳奇瑜字玉鉞保德州人總督河南山陝川湖

軍務討流賊

初奇瑜巡撫延綏分遣諸將擒斬諸賊渠金翅鵬一條

龍等諸頭目凡一百七十餘人最後又克延水關一名永寧關在延安府延川縣東南

賊鑽天哨開山斧關負絕險下臨黃河賊恃其扼塞屢攻不下奇瑜潛師出賊不意焚其巢

二賊賊境內劇盜盡平奇瑜威名大著至是賊曠豫楚廷

議以諸撫鎮事權不一請設大臣統之乃進奇瑜兵部

侍郎總督五省軍務專辦流賊時又以大名道盧象昇知兵命撫治鄖陽

賊自鄖陽渡漢遂入四川陷夔州

賊渡漢薄穀城集六路諸賊老狷狷過天星等犯襄陽分陷紫

陽明縣正德中置平利唐縣今與紫陽俱屬興安州南入四川掠歸巴彝陵

等六州縣遂陷夔州署府事同知何承光貴州鎮遠人死之

時副使以下皆逃承光督吏民城守力竭無援城遂陷承光整冠帶危坐賊入殺之自賊起陝西

轉寇山西河南湖廣四川摧陷州縣數十未有破大郡

者夔州地稱天險。及是失守。遠近震動。

賊既陷夔州。又犯大寧。知縣高

日臨被執。罵賊不屈。賊碎其體而焚之。訓導高錫及妻

女。巡檢陳國俊及妻。皆遇害。又陷巫山。通江。巡檢郭贊

化陣歿。指朋王永年。田實。守備郭震辰。皆力戰死。惟梁

夏四月。山西。陝西饑。

山西自去年八月不雨。至于是月。大饑。人相食。陝西亦

夏四月。山西。陝西饑。

山西自去年八月不雨。至于是月。大饑。人相食。陝西亦

大旱。詔發帑賑之。

六月。陳竒瑜圍賊于車箱峽。峽在興安州界。非華陰縣南之車箱谷也。賊僞降。

竒瑜縱遣之。賊復叛。陷所過州縣。

先是張獻忠等十三營流突漢南。而別賊之入四川者

亦以阻險。復還鄖陽。分其軍為三。一往河南。一趨浙用。

一向商南。竒瑜乃馳至均州。檄陝西練國鄖陽盧象河

南元默湖廣唐暉四巡撫以兵遏其四面。而竒瑜借象

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大破之。斬

三千餘級。別將鄧玘等。分道擊賊。復連勝。擒其魁十餘

人。又令參將賀人龍等。追至紫陽。凡八晝夜。賊死者萬

餘。賊見官軍盛。大懼。獻忠奔商維。高迎祥。李自成等悉

遁入興安州之車箱峽。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

難出。賊誤人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且用

石塞其口。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

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急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賂

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奇瑜意輕賊，有驕色。遂遽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賊甫出峽，即大譟盡殺安撫五十餘人。屠所過七州縣，略陽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

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其宰桑巴圖魯噶爾瑪濟農等率眾降。因旋師入邊。四路並進。自宣府趨應州，進略大同。克靈邱保安。攻下城堡無數。總督張宗衡、總兵曹文詔、張

全昌等不敢戰。我

大清兵下萬全左衛。始班師。宗衡及全昌、文詔皆坐遣戍。以巡撫吳牲言，留全昌、文詔為援勦總兵，討流賊。

冬十一月，逮陳奇瑜下獄。以洪承疇代之。

給事中顧國寶、御史傅永淳交章劾奇瑜受賄縱賊。詔錦衣官逮訊。而以洪承疇代。時賊已蔓延不可撲滅。大學士溫體仁謂山西巡撫吳牲曰：流賊癘疥疾，不足憂也。奇瑜罪當死，有庇之者未幾謫戍邊。

賊自陝西出犯河南。

賊聚陝西，至二十餘萬。高迎祥、李自成、蹂鞏昌、平涼。臨洮、鳳翔諸府數十州縣。敗賀人龍、張天禮軍。殺固原道

溫體仁巧詐阻深，貌為公直，以要結主知及在閣，惟日以蔽賢植黨為事。甚至力翻案，變亂是非，而于邊計民生皆漠然置之。不問已為誤國罪首，至流賊橫行日久，闔帥覆轍相尋，其糜潰滋深，雖童孺亦知為淪胥無日。乃體仁並未聞有勦盪深謀，轉指劇寇為癘疥，置隱憂于度外，真不復少具人心。莊烈偏聽

生好尚加信倚崇禎十七年之間相更五十而體仁獨居位八年終致傾危莫挽亡國之君各賢其臣于體仁又何貴焉

陸夢龍賊陷隆德。夢龍帥遊擊賀其勳。都司石崇德。禦所將止三百餘人。被圍數重。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夢龍大呼奮擊。手斃數人。與二將俱戰死。時隆德令費彥方以城陷被執。不屈死。費彥方字爾英。浙江崇德人。圍隴州四十餘日。洪承疇檄總兵左光先與人

龍合擊。大破之。會朝廷命豫楚晉蜀兵四道人陝。迎祥自成。遂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陷靈寶。汜水。滎陽。時左

良玉扼新安。澠池。坐甲自保。而賊傳其且至。乃移壁梅

山。在開封府新鄭縣西北。漆水注見前。間良玉實不至也。賊每營數萬。因糧宿

飽馬。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饋餉不繼。且馬少。故多畏賊。良玉前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協。因是生心。緩追養寇。督撫檄調。亦不時應。

乙亥八年春正月。詔洪承疇出潼關討賊。

賊聞承疇出關。大會于滎陽。老獍獍曹操。革裏眼。左金

王。改世王。射塌太。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

王。及高迎祥李自成時尙與迎祥合。張獻忠。共十三家。七十二營

議敵官軍。未決。李自成進曰。匹夫猶奮。况十萬眾乎。官

兵無能為也。宜分定所向。利鈍聽之天。皆曰善。乃議革

裏眼。左金王。當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當陝兵。過天星

扼河上。綴河南兵。迎祥獻忠及自成。略東方。老獍獍。九

條龍。往來策應。陝兵銳。益以射塌太。改世王。所破城邑

子女玉帛。惟均眾。如自成言。始迎祥與獻忠並起比肩。

而自成乃迎祥支黨。及是遂相頡頏。與俱東掠江北兵

單弱。霍邱先陷。縣丞張有俊。教諭倪可大。訓導何炳若。皆死。潁州繼之。知州

尹夢鰲。雲南太和人。通判趙士寬。字汝良。掖縣人。皆拒賊不敵。投水

死。夢鰲有膂力。賊登城上。夢鰲持大刀。殺賊數上。賊至益多。遂投城下。烏龍潭死。弟姪七人從之。土寬于城。陷後。率家眾巷戰。力竭。亦投烏龍潭死。妻李攜三女登樓自焚。僕王丹亦罵賊死。致仕尚書張

鶴鳴及其弟副使鶴騰子大同一門皆死。賊執鶴鳴兄弟而倒懸鶴

鳴于樹皆罵。其他官紳士庶死難者共一百三人。衛指

賊不絕口死。從師。主廷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及中書舍人田之穎。知縣劉道遠。光祿寺丞李生白。訓

導丁嘉遇。舉人白精忠。郭三杰。諸生劉廷傳。廷石。韓光

祖及子定策。孫日曦。皆死之。有檀之槐者。護母柩不去。

與賊格鬪。殺城中婦人殉節者二十七人。烈女八人。一

時忠烈稱獨盛。城破後亦無一人向賊乞憐者。賊怒遂

屠之。

賊陷鳳陽。留守朱國相。榆林衛人。等戰死。

先是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注見前。懼賊南下。請防護鳳

陽陵寢。不報。及是賊自壽州犯鳳陽。國相帥指揮袁瑞

徵。呂承蔭等以兵三千迎戰。頗有斬獲。俄賊數萬至。官

軍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陣歿。賊遂犯皇陵。大肆焚掠。知府

顏容暄。推官。萬文英。死之。漕運都御史楊一鵬在淮

安。遠不及救。帝聞變。素服避殿。逮一鵬下獄。棄市。賊合

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陵小闖。善鼓吹者獻忠不與。

自成怒。偕迎祥西趨歸德。復謀入關。獻忠獨東。陷廬江。

里。居參政盧謙命服危坐中門。賊至不動。屠巢無為。潛

遂殺之。舉人張受畢。尹周亦皆不屈死。

山太湖。知縣金應元。自經死。宿松。

夏五月。吳宗達罷。

宗達在閣。值溫體仁專政。充位而已。及是乞歸。

六月賊復走陝西。總兵官曹文詔戰死。

初洪承疇出關。至信陽。諸將畢會。賊見河南兵盛。復分路奔還陝西。張獻忠由英霍。取道麻城入陝。會高迎祥。李自成于鳳翔。與官軍遇。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歿。文詔聞信急詣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為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進。遇賊真寧。唐縣今屬慶陽府。之湫頭鎮。在縣東。即九城志之顯聖鎮也。從子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三十里。文詔率步兵繼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竭。集賊不知為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卒識之。綦賊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益急。文詔左

右跳盪。手擊殺數十人。轉鬪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遊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賊乘勝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承疇力遮之。涇陽三原間。賊不得過。文詔忠勇冠一。其死後賊中為相慶。帝聞之。深為痛悼。賜祭葬。世廕指揮僉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本朝賜專諡忠果。秋七月。以文震孟。張至發。注見前。並為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震孟在講筵。每因事規諫。帝數逮繫大臣。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反覆陳說。帝為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于獄。帝嘗足加于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即袖掩之。徐為引下。賊焚鳳陽陵寢。震孟歷陳致亂之源。謂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

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又言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語多切中。時弊。至是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習世務。思用他官。參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票擬。震孟引疾不入。至發所擬獨當。帝特擢至發。與震孟並入閣。初至發由至發所擬。玉田遵化。知縣行取。授禮部主事。累遷光祿卿。精覈積弊。多所釐正。遂受帝知。旋陞刑部右侍郎。明代自世宗朝許讚後。由外僚入閣。自至發始。

賊復東犯。總兵官尤世威榆林衛人敗績。

賊為洪承疇所遮。獻忠將由藍田走盧氏。復扼于世威。仍入商雒山中。參將徐來朝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大譟。賊至。來朝逃。一軍盡歿。世威軍暴露久。大疫。與賊戰。

失利敗走。賊遂出關。分十三營東犯。惟高迎祥、李自成留陝西。事聞。命解世威任。後宣大總督盧象昇言。世威善撫士。曉軍機。徒以數千客旅。久成荒山。水土失調。疾疫大作。遂致失利。今當用兵時。棄之可惜。乃命赴象昇軍自效。八月。以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討流賊。

賊已蔓延半天下。洪承疇一人不能顧。乃擢象昇總理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進象昇兵部侍郎。加總督山西、陝西。賜尚方劍。

九月。洪承疇破賊于渭南。

象昇既加總督。詔令督關外。而承疇督關中。時迎祥自成亦分兵。迎祥畧武功。扶風。以西自成略富平。三原。以

東承疇遣將追自成小捷。至醴泉。賊將高傑米脂人通于

自成妻邢氏。邢氏趨武多智。掌軍資。每日支糧仗。傑輒過氏營。分合符驗。氏偉傑貌。與之私通。

懼誅。挾之來降。承疇復身追自成。大戰渭南臨潼。自成

大敗東走。迎祥亦屢敗。東逾華陰南原絕嶺。與自成偕

出朱陽關。在陝州盧氏縣西。與獻忠合。

王應熊罷。

應熊為楊一鵬所取士。一鵬得罪。言者并劾應熊。遂引罪乞歸。

冬十一月。何吾驪。文震孟罷。

震孟與溫體仁不合。給事中許譽卿。以鳳陽皇陵被焚。劾體仁誤國。體仁憾甚。會有劾譽卿為入營求遷擢者。

體仁擬旨斥譽卿為民。吾驪。震孟力爭。帝責二人徇私

撓亂。並罷之。體仁伎橫。而中阻深。所欲推薦。陰令人發

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為之移。初未嘗有迹。

賊陷陝州。攻洛陽。

賊薄閩鄉。左良玉祖寬禦之不克。遂陷陝州。攻洛陽。良

玉從巡撫陳必謙赴援。獻忠走嵩縣。迎祥自成走偃師。

鞏縣。略魯山。葉縣。陷光州。會象昇自湖廣帥師至。合寬

等擊敗之于確山。

丙子九年春正月。盧象昇敗賊于滁州。

是時賊勢猖獗。諸將率畏懼不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

將士心戰輒有功。時師次鳳陽，諸將來會，象昇乃上言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為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為危形。况請餉未敷，兵將從賊而為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前遼關寧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即求援求調，不應則秦越也。分應之何以支持。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一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其言皆切中事宜，而朝廷不能盡用也。會迎祥圍廬州，不能被分道陷含山和州。知州黎宏

業訓導唐正諫。在籍御史馬如蛟皆死之。宏業順德人。如蛟字騰仲州人。進圍滁州。象昇

聞警即率總兵祖寬遊擊羅岱軍馳抵滁城下，鏖戰賊

大潰，追斬無數。伏屍蔽野，滁水赤流數里。賊乃趨鳳陽

圍壽州。突頹霍、蕭礪、靈璧、虹、窺單、曹、總兵劉澤清。曹州人。

拒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歸德，永寧總

兵官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

鎮賊遂走登封。與他賊合，分趨裕州、南陽。象昇合寬、大

樂、岱兵大戰七頂山。亦曰七峯山。在裕州北。殲自成精騎殆盡。

以前禮部侍郎林鈺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鈺以忤魏忠賢去。忠賢誅起官至禮部侍郎。謝病歸。

至是與劉宗周同召見。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狀。宗周

明祚至此已非談科目
資格者選諸具交所能神
補萬一况啟新以武舉止
清其疾視科目資格者選

而冀得一逞其自薦之私
固不待智者而辨蓋由奸
人逆窺莊烈之意以一時
官察積習中外迄無足倚
之人因而緣入咎法謂一
切取士程材都無實濟是
以言者聽者卒如鏡外之
投迨至敗檢逃官為世笑
柄固自無足深責耳

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
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
為本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矣
帝迂其言命鈺以原官入閣

二月山西饑人相食

寧夏兵亂殺巡撫王楫泰安州人

寧夏兵苦饑楫不能措餉兵謀而殺之副使丁啟睿承

人捕斬首惡六人乃定

以武舉陳啟新淮安人為給事中

啟新上書言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弟仁義
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

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進士
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為之
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承奉不暇此行取考選之
病也請停利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賦以
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宜行事帝大悅擢吏科給事中
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帝皆不聽後啟新以受賕匿喪
削籍下撫按追贓竟
去

三月賊高迎祥李自成復入陝

迎祥自成自敗于象昇後分部再入陝迎祥由鄖襄趨
興安漢中自成由南山穿商雒走延綏犯鞏昌北境諸
將左光先曹變蛟破之自成走環縣未幾官軍敗于羅

家山在興寧縣東盡亡土馬器仗總兵俞翀霄被執自成勢復振。

夏四月我

太宗文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

我

太宗文皇帝繼承丕緒勵精圖治規模宏遠伐叛撫降平定察

哈爾先是遼東有鶴鳩來集此鳥乃西北蒙古所產人皆謂蒙古歸順之兆既而我

大兵西征察哈爾至西喇珠爾格索諾木台吉等率眾請降遂進至林丹汗子額哲所居之托里圖按兵不動遣

人往諭額哲之母遂偕其子舉國歸附并獲元代所遺傳國璽及薩哈勒察卦勒察瓦

爾喀呼爾哈暨蒙古各部落靡不懷德畏威稟承教令

攻城畧地所向成功國勢滋隆人心嚮附諸貝勒大臣

等請上尊號

太宗文皇帝固辭不允諸臣再三陳請乃受

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為崇德元年時制度大備營

建

天壇

太廟悉如典禮復定宮殿名正殿為崇政殿後為清寧宮臺東

樓為翔鳳樓臺西樓為飛鳳閣大殿為篤恭殿建制壯

麗規模宏遠百司官舍皆以次備列一日

太宗御翔鳳樓召諸王大臣入令從官讀金世宗本紀因諭之

曰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赫拉及完

顏亮之世盡廢之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

勤求治理屢以無忘祖宗為訓衣服言語悉遵舊制時

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

廢忘其騎射至于哀宗國遂滅亡乃知凡為君

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爾等其謹識之

罷錢士升削御史詹爾選字思吉撫安人籍

時溫體仁以刻覈導帝士升獻四箴大指謂寬以御眾

新富戶報名輸官與禦人國門何異當時覈田增賦力以峻令苛求小人希指生風遂敢以搜括之策肆行入告錢士升擬旨提問亦欲加懲創以警妄言耳乃莊烈覽疏既斥以沽名復聽其引退初不以括富為非故轉覺正言逆耳國勢危尚不知為閭閻留一綫元氣非自促喪亡而何

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帝優旨報聞。而意不悅。有武生李璉者。請括江南富戶。令報名輸官。士升擬旨下刑部提問。上疏言。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資。未嘗無益于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為難矣。帝報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前疏謂四箴也。士升引罪乞罷。許之。爾選謂輔臣不當以進言去。因言帝行一切苟且之政。帝面加詰責。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願陛下姑留臣言。以為他日思。帝大怒。諸臣力救。乃斥為民。

六月。林釭卒。以孔貞運池州建德人。賀逢聖字克齋。江夏人。黃士俊廣東

順德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逢聖性廉靜。初官翰林。湖廣建魏忠賢生祠。或傳上梁文出逢聖手。忠賢詣謝。逢聖曰。無之。借銜陋習爾。翼日遂削籍。帝即位。召還。至是與貞運。士俊俱入閣。三人皆不能有所匡益。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塞。

大清兵入喜峯口。巡關御史王肇坤拒戰死。由間道至昌

平。總兵官巢不昌降。督餉主事王桂。趙悅署州事。通判王禹佐。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光。守備成貞吉。皆死。

之。王桂。連下畿內州縣。下順義。知縣上官蓋。自縊。遊黃岡人。人治國器。指揮蘇時雨。訓導

陳所蘊皆死之。下寶坻。知縣趙國鼎。與士簿樊樞。典史張六師。訓導趙士秀同死。下定興。在籍太常少卿鹿善

繼不屈死。教諭熊嘉志亦死之。下安肅。知縣鄭延任。與妻同殉。教諭耿三麟亦死之。上官蕙。字忠赤。曲沃人。

植國鼎。山西樂平人。熊嘉志。灤州人。鄭延任。臨清人。耿三麟。靈壽人。乃詔諸鎮兵入援。給

事中王家彥。蕭田人。以陵寢震驚。劾兵部尚書張鳳翼。鳳

翼自請督師。命與中官羅惟寧。宣大總督梁廷棟相持

角。然皆不敢戰。

陝西巡撫孫傳庭。字伯雅。振武衛人。擊高迎祥于盤屋。擒之。送京

師伏誅。

傳庭代洪承疇為巡撫。銳意滅賊。賊首整齊王據商維

傳。庭檄副將羅尙文擊斬之。又督賀人龍等擒迎祥于

黑水峪。一名芒谷。在盤屋縣東南。獻俘闕下。磔死。賊黨乃共推李自

成為闖王。

諭廷臣助餉。

未幾。又括勦戚文武諸臣馬。開銀鐵銅鉛諸礦。

八月。唐王聿鍵。太祖九世孫。起兵勤王。廢為庶人。錮之。

先是。流賊起。王蠲金築南陽城。又援潞藩例。乞增兵三

千人。不許。至是。京師戒嚴。王倡義勤王。詔切責之。行至

裕州。與流賊遇。亡其內豎二人。事定。下部議廢為庶人。

幽之鳳陽。

我

大清兵東歸。

九月。以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象昇奉詔入衛。至巳。解嚴。會梁廷棟卒。命代為總督。宣

大素苦缺餉。象昇乃大興屯利。行二年。積穀至二十萬。帝諭九邊奉以爲式。

冬十月。削前工部侍郎劉宗周籍。

宗周累疏陳時政。語多激切。爲溫體仁所忌。請告去。至天津。聞京師被兵。留不行。上疏極言體仁奸邪。致刑政乖舛。及宦官不宜總軍務。凡數百言。帝怒。斥爲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四終

150
20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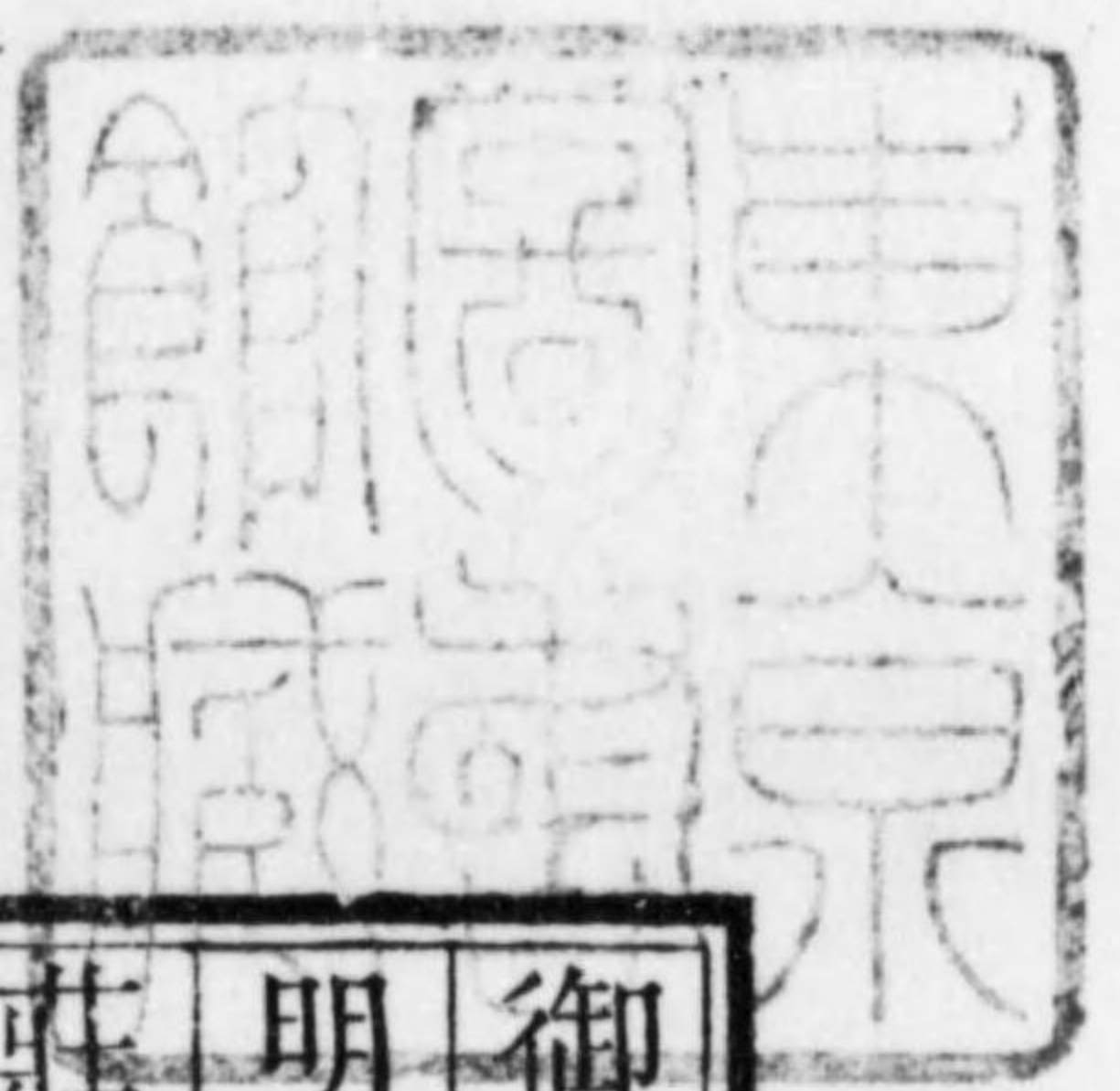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〇 冊	二 〇 號	四 九 架	三 五 函	正 史 類
				漢書門

井上重寶
訓點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明紀

十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五

明

莊烈帝

丁丑崇禎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賊犯安慶

張獻忠糾羅汝才馬守應劉國能即闖等自襄陽東下

其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王合烽火達淮揚南京兵部尙

書范景文操江都御史王道直總兵楊御蕃分汛固守

安池道史可法親率兵當賊衝賊遂從間道犯安慶連

營百里詔左良玉馬爌劉良佐合兵往援皆大破賊賊

走潛山太湖山中巡撫張國維字玉笥檄良玉搜山不

應尋北去。賊復出太湖。敗官軍於鄆家店。殺參將程龍。陳于王等四十餘人。遂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攻天長。破盱眙。良玉令河南士民合疏留已。竟不赴援。已而總兵牟文綬偕良佐來赴。賊始遁。獻忠入湖廣。

二月。我

大清兵下朝鮮。

先是我

大清往征朝鮮。攻克義州。渡嘉山江。進薄平壤。朝鮮空城遁去。國王李倬遣使請受盟。因許其通和而還。既而朝鮮復屢背約。陰持兩端。我

太宗文皇帝。乃親統大軍征之。長驅直入。遂克王城。國王李倬

逃于南漢山城。

大軍圍之。其妻子羣臣盡被俘獲。已而漢江口濱海之地

及江華島城。在朝鮮國開州東北海中。復為

大軍所取。倬勢益窮蹙。乃上明所給勅印。奉表出降。朝鮮

皮島益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夾攻之。副總兵金日觀。力戰死。皮島遂為

大清所取。

三月。起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嗣昌以父憂在籍。會尚書張鳳翼卒。帝顧廷臣無可任者。乃以嗣昌為之。嗣昌博涉文史。多識先朝故事。有口才。酬對敏捷。帝以為能。所奏請無不從。嗣昌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為四正六隅。謂之十面之網。總督總理

文燦歷官既久且顯莊烈
豈容不識其為人乃以勦
賊重任而令中使隱覘其

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因舊額量加畝輸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曰溢地。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賦。日事例。富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曰輸費。爲。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尋以武臣驕情。逮戮失事總兵王忠。張全昌。惟左良玉以六合破賊功。戴罪自贖。

夏四月。以熊文燦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

文燦官閩廣久。上未識其爲人。因遣中使假廣西采辦名。往覘之。旣至。文燦甚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

是非更何足信。况文燦酒酣耳熱。不過浮誕狂談。其胸中本無定見。爾奴德其贈遺。專務揄揚。莊烈更因嗣昌借內援。薦引擢總軍。務卒致庸劣。價職當時國勢將傾。卽慎簡賢能。猶恐難勝扶危之選。而朝廷求才大臣。推轂皆取必于宦官。安得不益促其滅亡乎。

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鼠輩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采辦也。銜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此賊。吾今還公。且夕且召。文燦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吝。卽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應曰。諾。中使還朝。果言之于帝。初。文燦自貴州徙家蘄水。與邑人姚明恭爲姻。明恭官詹事。與楊嗣昌相善。嗣昌握兵柄。得帝眷。以帝急欲平賊。規引一人自助。明恭因薦文燦。且曰。此有內援。可引也。嗣昌遂薦之。至是。帝以文燦總理南畿五省軍務。文燦拜命。卽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爲已軍。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器。

精綱目三編作善

者一二千人以自護弓刀甲冑甚整次廬山謁所善僧空隱僧迎謂曰公

誤矣文燦屏入問故僧曰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日不能日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

者乎日未知何如也日二者既不能當賊上持以名使公厚責望一不效誅矣文燦却立良久日撫之何如僧

日吾測公必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文燦乃辭去抵安慶良玉桀驁不受節

制其下與粵軍不和大訴文燦不得已遣還南兵然良

玉軍實不為用嗣昌言于帝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兵

五千人隸焉已而京營將黃得功字虎山開原衛人連破賊兵

威甚振當是時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餉大半期

滅賊賊頗懼及文燦至京軍屢捷益懼文燦顧決計招

撫刊檄徧懸通都帝聞之怒嚴旨譙責嗣昌為救乃解

六月溫體仁罷

體仁在閣八年日與異已者為仇帝以為樸忠恩禮無

與比體仁自念排擠者眾恐眾怨歸已倡言密勿不宜

宣洩閣揭皆不發亦不存錄故所中傷人不能盡知廷

臣劾之者先後不可勝計布衣楊光先至輿觀上奏帝

益謂其孤立罪責言者或至杖死至是常熟人張漢儒

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事先是庶吉士張溥知縣張采倡為復社與東林

相應和里人陸文聲者輸貲為監生求入社不許因詣闕言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為主盟倡復社亂天

下體仁下其事于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鵬皆言復社無可罪失體仁意俱被降謫于是復有張漢

儒事張溥字天如張采字受先俱太倉人倪元珙字爾賡慈溪人體仁故讐謙

益擬旨逮下詔獄嚴訊謙益危甚求解于司禮太監曹

化淳化淳故王安門下也德謙益嘗為安作碑文頗為

化淳化淳故王安門下也德謙益嘗為安作碑文頗為

溫體仁前以救下生嫌早欲甘心謙益乃謙益急而走險求解與授曹化淳復因體仁密揭其私自請案治恐舉其平日交關詭計發覆無遺莊烈亦遂頓悟奸謀聽其引退以衆廷臣積年不能撼者一寺人不轉瞬而逐之體仁固不足道而當日黜陟大權徧徇中官毀譽莊烈之察察適成其憤憤耳

營求漢儒偵知之與其黨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詔下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輔政數年念朝士多與為怨不敢恣肆用廉謹自結於上苞苴不入門然當是時流寇踰畿輔擾中原邊境雜沓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為仇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已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駕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詆其窺帝意旨者體仁言臣票擬多未中窺要每經御筆批收頌服將順不暇詎能窺上旨帝愈親信之及得旨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箸歸踰年死

兩畿山西大旱山東河南蝗

秋八月以劉宇亮

編竹人。字元甫。宇烈弟。傅冠。進賢人。

為禮部尚書薛國

韓城人。觀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國觀為人陰鷲谿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警東林密薦于帝遂致柄用時體仁雖去國而國觀與張至發並效其所為蔽賢植黨國事日壞

冬十月李自成犯四川

自成窺蜀中空虛乘間陷寧羌破七盤關在保寧府廣元縣北七盤

嶺上分二道入蜀總兵官侯良柱禦之于綿州戰死遂連

陷昭化劍州梓潼江油黎雅青神進逼成都未幾洪承

疇督曹變蛟來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官軍轉戰千

里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自成引殘卒竄入岷州及西

河宋置州明改縣今縣屬秦州禮縣元置禮店縣明初改千戶所今縣屬秦州

中。

以中官曹化淳提督京營。

復以李明哲提督五軍營。杜勳提督神樞營。閻思印提

督神機營。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戊寅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

夏四月。張獻忠偽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當是時。河南湖廣賊十五家。惟獻忠最狡黠。次則曹操。獻忠嘗偽為官兵。欲給宛城。左良玉適至。獻忠倉皇走。前鋒羅代射之。中額。良玉馬亦及。刀拂獻忠。百馬馳以免。會熊文燦為總理。刊檄撫賊。闖塌天與獻忠有卻。謂文燦降。獻忠創甚。不能戰。心內恐。至是傳陳洪範

隸總理麾下為總兵。大喜。

獻忠當死。洪範救之。事其前。

因遣間齎重

幣獻洪範。曰。獻忠蒙公大恩得毋死。公豈忘之邪。願率

所部降以自効。洪範亦喜。為告文燦。受其降。巡按御史

林銘球

廣東海豐人。

分巡道王瑞柟

永嘉人。

與良玉謀。俟獻忠

至而執之。文燦不可。乃止。

張至發罷。

至發嘗疏詆黃道周。頌溫體仁。屢為言者所劾。至是中

書舍人黃應恩以賂請得罪。詞連至發。至發憤甚。連疏

請勘。帝優旨褒答。而下應恩獄。至發乃乞休。自引三當

去。未嘗稱疾也。忽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為遵旨

患病云。

至發頗清強。起外僚。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惡與已。不能收物情。帝亦以其望輕。即聽之去。後

張至發碌碌備位去賢

不足為重輕且嘗試正類而頌奸邪其人更無足取特是莊烈既擢之政府用舍自有權衡即知其覆轍曠官亦當明示以罷免之故乃止因其以外吏起家為翰林所不服遂謂其望輕而棄之當時廷臣伐異黨同甚至把持朝局積習實可痛恨莊烈不能祛除惡俗轉視以進退閣臣慎亦甚矣

十四年帝思用舊臣特勅召周延儒賀逢聖及至發獨至發四疏辭十五年四月卒于家

五月熒惑逆行至秋乃滅

帝素服減膳諭諸臣修省

六月孔貞運罷

貞運先與黃士俊賀逢聖同相已而兩人相繼罷去士俊

十年十二月罷逢聖及是貞運代張至發為首輔會帝親

自考選諸臣卷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頗有所更

及命下閣擬悉不從而帝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

新御史羣謁朝房貞運言諸卷說多難行新御史遂有

劾之者貞運即引歸國變後貞運哭臨慟絕不能起未幾卒貞運至聖六十三代孫也

以楊嗣昌程國祥蔡國用金谿為禮部尚書方逢年遂安

范復粹黃縣人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

兼掌兵部

初國祥掌戶部議借都城賃舍租一年可得五十萬助

戚內官多匿不奏得僅十三萬然國祥因是得帝眷至

是與嗣昌等並入閣

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

秋七月謫少詹事黃道周官

初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其鄉人為訟冤楊嗣昌時巡

撫永平聞于朝及奪情入閣又起復逆案陳新甲長壽人

為總督于是言官相繼論之道周上三疏一劾嗣昌奪

情一劾新甲走邪徑一劾遼東巡撫方一藻歙縣人主和

議。時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會廷推閣臣。道周名在列。帝不用。用嗣昌等。帝疑道周怨望。嗣昌復撫拾道周前辭諭德疏中。有文章氣節。不如鄭鄮。字峯陽。武進人。振先子。語鄮方以逼父杖母。為時詬病。鄭鄮者。故庶吉士。與文體仁憾。震孟。因劾鄮假。亂仙判詞。逼父振先杖母。言溫出其從母舅大學士吳宗達。帝震怒。不俟佐証。磔死。嗣昌因言鄮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鄮。何用談綱常為。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遮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及是。召內閣及諸大臣于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然無所為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為

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為。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稱旨。帝屢駁詰。道周曰。今日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昔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偽而辨。行僻而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心正。所行事皆正。無一毫私。帝曰。向以爾偏。稍示裁抑。後聞爾有操守。旋復官。不圖恣肆乃爾。本當按問。念列講官。姑出候旨。遂叱之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

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念其名高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為道周劫持相朋黨貶道周六秩為江西按察司照磨

八月傅冠罷時有章奏發自御前者冠以為揭帖援筆判其上既知誤惶恐引罪帝即放歸

九月我

大清兵入塞燕京戒嚴

大清兵分路入墻子嶺青山口薊遼總督吳阿衡裕州人敗死監視中官鄧希詔遁走遂深入抵牛闌山總監高起潛兵敗遂由盧溝橋趨良鄉下畿輔城四十有八前大

學士高陽孫承宗

本朝賜專謚忠定一門殉節死子舉人鈞

官生鈞生員鎬鎮從子鍊及孫之沉之滂之濶之浩之

瀝從孫之激之漢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戰死又同時死者十三人知州則有深州知州孫士美及父訥一家從死

如慶都知縣黃承宗靈壽知縣馮登鰲文安知縣王鏞

蠡縣知縣王采新河知縣崔賢鹽山知縣陳誌固城知

縣王九鼎青縣知縣張文煥興濟知縣錢珍慶雲知縣

陳絨等教官則有鉅鹿教諭唐一中蠡縣訓導馬大緯

吳橋訓導劉廷訓臨城訓導張純儒等鄉官則有喬若

雯李禎寧李崇德董祚魏克家諸生則有桑開基等皆

以殉節死孫士美青浦人白慧元清澗人馮登鰲膚

州人馮大緯登鰲從父劉廷訓順天通州人張純儒新安人喬若雯臨城人歷兗州知府罷歸李禎寧任邱人歷山西按察使罷歸李崇德青縣人歷戶部員外郎董祚隆平舉人魏克家高陽人知鄒平縣又自德州渡河下山東州縣十有六年事在明執德王由樞莊王

六世布政使張秉文字含之等死之先是楊嗣昌檄山東巡撫移師德州

于是濟南空虛。巡按御史宋學朱。方行部章。邱聞警馳還。與秉文及副使周之訓。參議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連章告急于朝。嗣昌無以應。及濟南被圍。秉文等分門死守。晝夜不解甲。援兵竟無至者。及城潰。秉文巷戰。被箭。力不能支。死。妻方妾陳俱投大明湖死。學朱之訓。謙。世熊。與濟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陳虞允。通判熊烈。獻。歷城知縣韓承宣。臨邑知縣宋希堯。博平知縣張列宿。茌平知縣黃建極。武城知縣李承芳。邱縣知縣高重光。及恩縣鄉官李應薦。歷城舉人劉光化。子漢儀。皆死焉。時又有劉大年者。官兵部主事。奉使南京。還朝。道歷城。城破。亦死之。宋學朱。字用晦。長洲人。周之訓。黃岡人。鄧謙。孝感人。唐世熊。灌陽人。苟好善。醴泉人。熊烈。歙。黃陂人。韓承宣。曠之孫。高重光。字秀恒。保定縣人。劉大年。江西廣昌人。

詔盧象昇督兵勤王。

象昇遭父喪。請守制。未行。詔督山西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諸軍入援。時楊嗣昌奪情任中樞。與總監中官高起潛。陰主和議。象昇心非之。會召對平臺。帝慰勞之。

咨以方略。對言。命臣督師。臣意主戰。帝色變。良久曰。和乃外廷議耳。象昇因奏。備禦形勢甚悉。帝壯之。而戒象昇持重。命與嗣昌起潛等議。當是時。帝心知大清兵銳甚。力不敵。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答象昇。象昇出與兩人議不合。即日陛辭。嗣昌送之。屏左右。欲有言。久而不能出口。第丁寧毋輕戰而已。象昇念帝意頗銳。而事多為起潛撓。憤甚。疏請分兵。嗣昌定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越數日。嗣昌至軍。象昇責以阻師。且曰。公等堅主和議。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長安口舌如鋒。恐袁崇煥之禍立見。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

象昇曰。既不奔喪。又不能戰。尚方劍當先加已頸。安得
加人。嗣昌曰。公毋以長安蜚語陷人。象昇曰。周元忠赴
邊講和。往來數日。其事始剴鎮監督。受成本兵。通國共
聞。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元忠本替人。嘗賣卜于遼。多相識。故嗣昌遣之。然議和事大。不得要領而止。又數日。會起潛安定門。象昇大言。非血戰
無以盡臣職。起潛曰。恐野戰非我所長耳。兩人始終各
持一議。

洪承疇大破李自成于潼關。

先是自成復謀犯蜀。諸將馬科。賈人龍拒之。乃走漢中。
又為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命曹變
蛟窮追。設伏于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妻女俱失。從

文燦主撫。不主勦。惟圖苟
且息肩。庸妄懦怯。所見實
與兒童無異。夫以張獻忠
兇悍不馴。流毒幾半天下。
特因屢敗。求降。文燦竟置
彼狡謀。為聽信。又不聽
林銘球等叢執之計。甘于
養虎深山。及孫傳庭引兵
感賊復妄。疑如其招撫之
功。公然撤止。至羣賊橫行
益甚。穀城既畔。遂爾撲滅。
無期與陳奇瑜之縱賊車
箱。同為存亡關鍵。以指日
就擒之寇。而聽其優游。逸
去其罪。與助逆何殊。厥後
文燦雖正刑章。而宗社終
墟。豈一死之所能贖耶。

十八騎遁商洛。時關中賊略盡。張獻忠已降。惟羅汝才
等十餘部。往來豫楚。窺陝西。亦以求撫。給熊文燦。孫傳
庭復引兵敗之于闕鄉。靈寶賊窘甚。忽得文燦止兵檄。
謂毋妨我撫功。縱部下戕殺傳庭。快快而還。未幾承疇
傳庭皆入衛北行。賊遂不可制。

冬十二月。方逢年罷。

時刑科奏摘參未完疏。逢年以犯賊私者。人亡產絕。瓜
蔓親戚。遂輕議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尚書劉之鳳。責
逢年疎忽。逢年引罪。即罷歸。

督師侍郎盧象昇敗于鉅鹿。死之。
是時。

大清兵分三路深入。一由涑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定。令將分道出禦。大戰慶都。猶未敗衄。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嗣昌乃奏落象昇尚書銜。以侍郎督師。象昇自擢兵備。與流賊角。大小數十戰。賊雖強盛。俱烏合之衆。一敗卽散走。故所向摧破。及是。

大軍在前。又爲嗣昌所扼。兵力單。餉久乏。將士饑甚。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視。旋進至鉅鹿南賈莊。中官高起潛擁關寧兵。相距五十里。象昇遣贊畫主事楊廷麟。字伯祚。清江人。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疆場。吾

以一死報君。猶爲薄耳。廷麟詣起潛。起潛不應。象昇卒僅五千。行至嵩水橋與

大清兵遇。總兵王樸先引兵逃去。惟虎大威。楊國柱從。象昇勒麾下卒居中。大威帥左。國柱帥右。大戰移時。乃休。兵夜半被圍。明日騎益大至。圍三重。象昇麾兵力戰。礮盡矢窮。大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猶奮鬪。身中四矢。三刃。手格殺數十人。乃死。一軍盡亡。惟大威。國柱得脫。起潛聞敗。遂倉皇星遁。嗣昌旣夙惡象昇。而起潛懼坐罪。誅。諱象昇死狀。嗣昌疑不死。詔驗視。廷麟遣將得其屍。麻衣猶被體。一卒遙見。卽號泣曰。此吾盧公也。肅拜。衆皆拜。畿民皆奔走。兩泣曰。盧公死。誰恤我者。競立祠祀。

之順德知府于穎。金壇人。覈其狀以上事始白。嗣昌故靳

之踰兩月乃得殮。象昇嘗三賜劍未嘗戮一偏裨愛才血下如恐不及沒後羣臣多為請卹。

帝先中嗣昌言不納及嗣昌敗乃加贈卹。福王時追諡忠烈。本朝賜專諡忠肅。

己卯十二年春正月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總督

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尋下傳庭于獄。

朝議移承疇薊遼帥秦兵東守傳庭言秦兵不歸則流

賊勢張且軍士家在秦久留于邊非譁則逃無益帝不

能用尋又移傳庭于保定傳庭疏請召見為楊嗣昌所

阻愠甚引疾乞休嗣昌復劾之詔斥為民逮繫論死。

二月劉宇亮罷。

初宇亮自請督察軍情抵保定聞盧象昇敗懼甚急趨

晉州不敢戰尾

大清兵而北至天津乃劾總兵劉光祚逗遛詔斬光祚軍

前而光祚適有武清之捷宇亮復具疏乞宥帝責其前

後矛盾削籍。

三月我

大清兵出青山口

帝逮治失守封疆諸臣巡撫陳祖苞總兵吳國鎮等三

十六人同日棄市。

夏四月總兵官左良玉敗賊于鎮平關。在南陽府鎮平縣。

初賊渠馬士秀等降良玉處其眾于許郊外許大州諸

將寄孥處會良玉率諸將入援士秀等假良玉軍號給

入城縱火殺官吏。殲良玉家。至是，良玉南還，擊賊馬進。忠于鎮平關，降之。復遣降將劉國能擊降士秀等。于是熊文燦上言兵威大震，賊歲月可平。帝優詔報之。

程國祥罷。

初，國祥之相也。帝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發策親試之。時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然帝意已前定，第假是為名，居數日。國祥遂與楊嗣昌等同相。時先後居政府者八人。劉宇亮、傅冠、薛國觀、楊嗣昌、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及而嗣昌、薛國觀獨用事。國祥委蛇其間，自守而已。至是召對，國祥無一言。帝傳諭責其緘默，大負委任。國祥遂乞休去。尋卒于家。未幾，蔡國用亦卒。

人主簡用大臣，賢否自宜。素悉況命相大事，更非可。以授題發策取鑑，臨時且。程國祥綸扉之權，莊烈既。默定于表，乃欲假虛文以。愚耳目，措置尤為可笑。蓋。莊烈亦知廷推之易涉私。堂故改為枚卜，又恐枚卜。之未協眾心，故變為親試。法愈變而愈不得人，甚至。陳演巧結閣寺，預探意指。

得以迎合揣摩，且從而滋。斂其于公正用人之道，去。之益遠，求其本而務尚。神奇，豈進之日，濶也。

五月以姚明恭、張四知。費縣人。魏照乘。滑縣人。並為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三人皆庸劣，四知尤甚。薛國觀力援入閣。

張獻忠叛于穀城。

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不奉調遣。且日肆劫奪，人咸知其必叛。知縣阮之鈿。字實甫，桐城人。力言于熊文燦，文燦不省。

洪承疇等入衛羅汝才，諸賊疑見勦，亦乞降。文燦益自喜。至是，獻忠復叛，殺之鈿，毀穀城，進陷房縣。知縣郝景

春。字和滿，江都人。及其子鳴鸞皆死之。鳴鸞力敵萬夫，擊傷獻忠左足，殺其所愛善馬。

又用間入賊壘，陰識獻忠臥帳，將襲擒之。會指揮張三錫開門納賊入，守備楊道選巷戰死。景春、鳴鸞及主簿

朱邦聞皆被執，不屈死。左良玉、羅岱追擊之，至羅喉山遇伏，岱被

執，不屈死。

執不屈死。良玉軍大敗，喪士卒萬人。時李自成亦出收餘衆，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遁去。時議者以李自成之叛穀城，為明所由亡，而陳奇瑜與文燦其罪首云。

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

加征練餉。

廷臣多請練邊兵。帝命楊嗣昌定議邊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三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三十七萬有奇。又汰郡縣佐貳，設練備練總，專練民兵。于是餉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

秋八月，削熊文燦官，命楊嗣昌督師討賊。文燦尋逮下獄。帝聞穀城之變，大驚，削熊文燦官，以軍中不可無帥，令

征綱目三 練作徵

戴罪視事。及間左良玉敗，益怒，遂命嗣昌往代逮文燦下獄論死。明年十月棄市。嗣昌既受代，乃大誓師。左良玉、陳洪範等畢會。嗣昌以良玉有大將才，其兵亦可用，請拜良玉平賊將軍，報可。良玉既佩將軍印，志寔驕，遣使以書謝嗣昌。嗣昌不悅。

庚辰十三年春二月，官軍大敗張獻忠于太平。明縣，今屬四川達州。

是時賊分爲三：西則張獻忠踞楚蜀界，東則革裏眼、左金王等四營分擾隨、應、麻、黃，南則曹操、過天星等十營伏漳、房、興遠間。楊嗣昌駐襄陽，而令左良玉專勦獻忠。及是，良玉合諸軍至枸平關。亦曰溝平關，在興安州西南，與四川接界。與賊遇，擊之，獻忠敗走。良玉乃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嗣

昌謀以陝西總督鄭崇儉字大章寧鄉人率賀人龍李國安從

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平。別遣偏將追勦。良玉不

從。時獻忠營太平縣大竹河。在縣東北。亦曰大竹渡。其上流即北江。下流至陝西

紫陽縣入漢。良玉駐漁溪渡。未幾崇儉引其兵來會。賊移軍

九滾坪。與下瑪瑙山俱在太平縣境。見瑪瑙山峻險。將據之。官軍始

抵山下。賊已踞山巔。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周覽者久之。

日。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為三。已當其二。秦兵當

其一。日聞鼓聲而上。兩軍夾擊。賊陣堅不可動。鏖戰久

之。賊大潰。墜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里。良玉兵斬掃地

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

遁入興歸山中。勢大蹙。

夏四月。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及黃道周。下獄。尋

遣戍。

道周貶江西按察司照磨。時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

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大學士魏照乘素惡道周

擬旨責學龍濫薦。帝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

黨邪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尚書李覺斯

東莞人。讞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烟瘴。帝猶以為失出。除

覺斯名。尚書劉澤深扶溝人。言。二人罪至永戍。至矣。過此

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

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聖

主覆載之量也。仍以原擬請。乃謫戍廣西。

以謝陞陳演井研人為禮部尚書。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即與內侍通。帝簡用閣臣。每親發策。觀所條對。覘能否。演結中官。探得帝所問數事。密授演。條對獨稱旨。遂被擢用。

五月。石砮女官秦良玉。敗羅汝才于夔州。

汝才犯夔州。遇官軍屢捷。會良玉至。以兵邀擊。連敗之。

斬千餘級。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六人。汝才走大寧。宋縣。今屬夔州府。

姚明恭罷。

明恭出趙興邦之門。公論素不與。柄用後。鄉人詣闕訟之。明恭不自安。請告歸。遂罷。

六月。薛國觀以罪免。尋遣使逮入都。賜死。

國觀柄政。一踵溫體仁所為。而才智遠不逮。操守亦弗如。帝初甚信嚮之。後意亦漸移。帝憂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于戚畹。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為言。國瑞。孝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助國為軍資。故國觀言之。帝因欲盡借所言四十萬。不應。則勒期嚴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折毀居第。陳什器通衢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有連。代為請。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恚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會皇子病。宦官官妾倡言。孝定太后已為九蓮菩薩降神。言帝薄外家。諸皇子盡當死。俄

匿其貲。戚畹離心。國事豈堪復問。第賞論胥。莫挽之時。尚銖察。自封不以。佐軍而適以。竊盜國瑞等之愚。實為可憫。至九蓮降神。

事荒怪不經正與神語帳
中同為古今笑柄論者或
稱其善詭計所全實多殊
不知莊烈之聞言怒悻正
所謂妖由人興亦亡徵之
先見者乃遂緣是深嫌國
觀又不明斥其摻持之咎
夫滋甚矣

皇子卒帝大恐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為侯盡還所納金
銀而追恨國觀待隙而發初帝嘗燕見國觀語及朝士
貪婪國觀曰使厥衛得人安敢如是時東廠太監王德
化在側汗出沾背于是專察國觀陰事悉以上聞國觀
不知也及是行人吳昌時吳江人當考選恐國觀抑已因
其門人以見國觀偽許第一當得吏科逮命下乃得禮
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為賣已與所善東廠謀盡發國觀
受賄不法事以達于帝帝遂借票擬發怒時楊嗣昌有
所陳奏帝令
國觀擬旨下五府九卿科道會議革國觀職放歸帝怒猶未
已會國觀出都重車纍纍偵事者以聞而東廠所遣伺
國觀邸者值中書王陞彥至國觀向
與交關執之得其平日招

搖通賄狀詞所連及甚衆

尚書傳永淳侍郎
蔡奕琛等皆與焉

詔下陞彥

詔獄窮治頃之給事中袁愷

聊城人

復上疏再劾國觀帝

以陞彥行賄有據不俟獄具即命棄市而遣使往逮國

觀國觀遷延不赴久之始入都遂賜死

事在明
年八月

秋七月張獻忠與羅汝才合陷四川諸州縣

初賀人龍屢破賊楊嗣昌私許人龍代左良玉而良玉

適有瑪瑙山之捷嗣昌顧人龍曰須後命由是兩人皆

不為用獻忠遣間說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

圍而不攻賊得與民市鹽米芻酪收潰散西走白羊山

與羅汝才合時曹操過天星方窺大昌

注見
前

巫山欲渡

江為官兵所扼獻忠至遂與之合獻忠雖累敗氣益甚

立馬江岸。有不前者。輒斬之。賊爭死鬪。官軍退走。賊畢渡屯萬頃山。歸卒大震。先是嗣昌以川地阨塞。合羣賊而蹙之。可盡殄。及是聞羣賊已聚蜀界。乃自夷陵溯舟而上。而獻忠勢已張甚。曹操過天星等東西奔突。官軍往來追逐。不能及。獻忠遂陷大昌。進屯開縣。宋州明為縣。今縣屬夔州府。張令永寧降將戰死。秦良玉亦敗。賊遂北陷劍州。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賀人龍扼之平陽百丈。俱關各注見前賊不得過。乃走巴西屠綿州。越成都陷瀘州。復至開縣。嗣昌在重慶三檄人龍會師。又九檄召良玉兵。皆不至。九月。李自成走鄖均。遂入河南。

先是楊嗣昌在彝陵檄自成出令降。自成出媢語。官軍

圍之魚復浦中。古魚復縣。因山為城。所謂赤岬山也。在夔州府奉節縣東。自成大困

時賊將多出降。自成欲自經。以養子雙喜勸而止。有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成知之。與步叢祠。顧而歎曰。人言我當為天子。蓋卜之神。不吉。若斷我頭以降。宗敏諾。遂三卜。三吉。宗敏還。殺其兩妻。謂自成曰。吾死從若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子願從者。會巡撫邵捷春移置戍兵。

圍者懈。自成乃盡焚輜重。輕騎由鄖均走河南。河南大旱。斛穀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遂自南陽出攻宜陽。

殺知縣唐啟泰。移攻永寧。殺知縣武大烈。臨潼人。拒守。三晝夜。城陷。與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已。百戶孫世英。皆死之。戕萬安王采鏗。伊王支屬。居永

寧。攻偃師。一日而陷。知縣徐日泰。金谿人。罵賊死。自成于

是勢大熾。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往歸自成。約為兄弟。改

名巖。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人自成軍。為主謀。議金星又薦卜者朱獻策。獻策長三尺餘。上識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自成猜忍。好殺。巖因說曰。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為滅。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民受餉者。不辨巖自成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巖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之。以相煽動。民方被勦餉。練餉之苦。從自成者。日益眾矣。

冬十一月。南京地震。

十二月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饑。人相食。

辛巳十四年春正月。官軍追張獻忠于開縣。敗績。獻忠遂東犯。

先是楊嗣昌駐重慶。監軍評事萬元吉。

字吉人。南昌人。

知左良

玉跋扈不可使。又慮賊或東突不可無備。勸嗣昌令前軍躡賊。後軍繼之。分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其歸路。嗣

昌不聽。

時嗣昌下令。赦羅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赦。能斬者資萬金。爵侯。朔日。自堂皇至庖。溷遍

題有斬督師者。資白金三錢。嗣昌賊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遂復戒期。乃自統舟

師。下雲陽。令諸將陸行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

在縣東。總

兵猛如虎。參將劉士杰迎戰。士杰深入。所當披靡。獻忠登高望見。無秦人旗幟。而良玉前部無鬪志。乃密選壯士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良玉兵先潰。如虎突圍出。士杰與遊擊郭開皆戰死。嗣昌方悔不用元吉言。而獻忠已席捲出川。下夔門。抵興山。絕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斷。

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

先是。援兵過洛陽者。喧言先帝因天下以肥。王今王府

金錢山積。乃令吾輩枵腹死賊。尙書呂維祺方家居。勸王散財餉士。不從。及是。賊大至。總兵陳紹禹等入城守。禦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諾。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納賊。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明日。賊跡而執之。遂遇害。世子由崧裸而逃。維祺被執。不屈死。同時以難者待詔郭顯星。推官黨克念。知縣劉芳奕。皆洛陽人。以舉人死難者。洛陽張民表。嵩縣王翼明。以布衣死難者。孟津孫挺生。新安馬明山。李登英。賊既殺王。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火王宮。散金以賑饑民。乘勝圍開封。周王恭枵王肅十急發庫金募死士。與巡按高名衡沂水及副將陳永福等固守。自成攻七晝夜。不克。解去。按呂維祺本朝賜諡忠敬。

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變王瞻楷六世孫。

楊嗣昌以襄陽爲軍府。餉金甲器各數十萬。皆聚焉。每門設副將防守。啟閉甚嚴。及是。獻忠令羅汝才綴鄭陽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嗣昌使者于道。取其軍符。以二十八騎給入襄陽城。時襄陽未知敗。問合符信。遂納之。夜半火從中起。城陷。賊縛翊銘。屬卮酒曰。吾欲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與貴陽王常法同遇害。參議張克儉。字禹型。直隸人。推官鄺日廣。南海人。遊擊黎民安。金谿人。等死之。獻忠因得其所失妻妾。居二日乃去。陷樊陽復與羅汝才合。入光州。殘商城。知縣盛以恒。竭力守禦。城陷。及其孫覺。教諭曹惟禎。典史呂維顯。皆不屈死。邑紳士殉難者。則有前籍副都御史楊所修。副使洪引徵。行取知縣馬綱中。候選教官段增輝。舉人余容。善諸生盧詔德。黃焯。陳廷對。廷璋。鄭光啟。劉澤長。楊士琦。皆罵賊死。所修黨魏忠賢。龐名逆案。及是死節。盛以恒

潼關
衛人。

三月楊嗣昌自殺。

嗣昌旋師至荊州沙市。鎮名。注見前。聞襄陽洛陽皆陷憂懼

不食死以丁啓睿代為督師啟睿本庸才憚李自成不敢討聞張獻忠在固始稍弱請專勦獻忠從之

夏五月范復粹罷。

薛國觀罷後復粹為首輔御史魏景琦劾其與張四知學淺才疎伴食中書貽譏海內帝以妄誕下之吏至是洛陽陷帝召對廷臣語及福王被害泣下復粹曰比天數帝曰雖天數亦賴人事挽回復粹等慚不能對尋致仕去。

秋七月洪承疇援錦州次松山

我

大清兵圍錦州久環城列礮刈附近禾稼復分兵義州屯田城中屢出兵皆敗還前後斬獲無算。

太宗文皇帝以書諭祖大壽降大壽不答洪承疇調馬科吳三桂等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進次松山我

太宗文皇帝聞之親率大軍陳于松山杏山之間橫截大路承疇等懼以數千騎畧陣旋敗走伺

大軍還則遣兵從後追襲相距百步我

太宗文皇帝復令轉戰張黃蓋率數人指揮布陣士卒望見皆披靡王樸吳三桂等遂夜遁去。

大軍往來截擊。承疇等軍士皆奔竄四出。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勝計。曹變蛟走入松山。與承疇堅守。帝命順天巡撫楊繩武總督遼東寧遠諸軍往援。

臨清運河涸。京師大疫。

八月。左良玉敗張獻忠于信陽。

獻忠自商城疾趨犯信陽。

知州尚孝誌訓導李逢旭陳所聞邑進士張應宿皆死之。

羅山固始泌陽諸州縣羣盜附者萬計。遂東肆畧。獻忠自瑪瑙山之敗。心畏良玉。及屢勝頗有驕色。至是良玉追擊之信陽。大破之。降賊衆數萬。獻忠被重創。乘夜東奔。良玉急追之。會大雨。江溢道絕。官兵不能進。獻忠走。

免。已復出商城。將向英山。又爲副將王允成所破。衆散且盡。所從止數十騎。時羅汝才已先與自成合。獻忠遂因以投自成。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獻忠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軍兵力。陰與獻忠五百騎。曰。急東走。此地非若所當留也。因遁去。道糾土賊一斗穀。瓦罐子等。勢復盛。

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

字仲綸。昆明人。

軍潰于新蔡。死之。以汪喬

年

字歲星。遂安人。爲總督。

自成陷河南。勢大盛。帝以故尙書傅宗龍總督陝西。別

勅保定總督楊文岳

字斗望。南充人。

會師。宗龍馳入關。與巡撫

汪喬年調兵。兵已發盡。乃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

延儒稔惡已久其失勢內
慙與萬安之夜望三台何
異張溥等乃欲以易轍相

兵隸麾下。急出關。次新蔡。遇伏。人龍先走。國奇及虎大
威繼之。宗龍與文岳合兵結營。保兵宵潰。走陳州。宗龍
穿塹守八日。矢石俱盡。夜半潰圍走。被執死。賊屠項城
商水。扶溝。陷葉縣。圍左良玉于郟城。帝乃擢喬年為總
督。

召周延儒賀逢聖復入閣。

初延儒里居頗從東林遊。善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羅喻義既
陷錢謙益。遂讐東林。及主會試。所取士張溥馬世奇。字君
常。無錫人。等。又皆東林也。歸後失勢。心內慙。而體仁益橫。比
體仁去後。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並以
媚嫉稱。一時正人若劉宗周鄭三俊黃道周等皆得罪。

異其復收桑榆之效其
不啻癡人說夢其尤可怪
者八品之賢奸朝廷縱茫
無鑑別而賜環起廢何至
以昌時等一二儉人交通
內侍遠得填操升庸大柄
東林錚錚者何有所交關
于延儒乎何誅而賞特所
謂清流者亦可知矣

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
儒以為然。溥友吳昌時為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為謀。會
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適敗。至是因與賀逢聖復召入
閣。溥等因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
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
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
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及召還言事。遷謫
諸臣李清。字暎。碧春。芳五世孫。等。帝皆忻然從之。

冬十月癸卯朔日食。

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鎮。聿鍵弟。總兵猛如虎死
之。

如虎隨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自成來攻。如虎憑城拒戰。殺賊數千。及城陷。猶短兵大呼衝擊。血盈袍袖。北面叩頭謝帝。自稱力竭。遂被害。參政艾毓初。字孩如。米脂人。知縣姚運熙。館陶人。等死之。同時死者。主簿門迎恩。訓導楊氣開。明年十月自成再破南陽。知府邱懋素亦死之。賊連陷鄧州等十四城。再攻開封。高名衡及陳永福竭力拒守。永福射中自成一目。自成退屯朱仙鎮。初。注喬年撫陝西。奉詔發自成先家米脂。令邊里為李氏村。在亂山中。十六塚聚葬。中一塚自成始祖也。相傳穴為仙人所定。壙中有鐵燈檠。日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發之。有螻蟻數石。火光熒熒然。斲棺骨青黑色。黃毛被體。腦後一穴。大如錢。中蟠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吞日色。咋者六七反。乃伏。喬年函顱骨并腊蛇以聞。及是。自成被射中目。邊大綬任印人。

午十五年春。正月起。孫傳庭為兵部侍郎督京軍。援開封。

李自成圍開封益急。開封故宋汴都。金人重築厚數丈。賊用火攻法于城壞處實藥。藥中。火然藥發。當輒糜碎。名曰放迸。城土墜。火迸皆外擊。賊騎多殲。自成駭而去。南陷西華。尋屠陳州。副使關永傑。字人孟鞏。昌衛人。知州侯君耀。字際明。鹿邑人。鄉官崔泌之。鹿邑人。舉人王受爵俱罵賊死。歸德睢州。寧陵。太康數十郡縣悉被殘燬。商邱知縣梁以梓全家殲焉。已復還攻開封。為持久計。詔釋傳庭于獄。特召見。獎勞甚至。命督京軍赴援。

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于襄陽。死之。

初秦中精銳盡沒于項城。喬年集散亡得馬步三萬。使

賀人龍等分將之攻賊老砦于襄陽自成解郾圍來救人龍等不戰而走軍大潰喬年收步卒二千入城拒守賊盡銳攻五晝夜城陷喬年被執罵賊死賊惡諸生劉漢臣等助城守劓剛幾二百人時左良玉藉口勦張獻忠不赴援帝方命孫傳庭救開封傳庭兼程馳赴會喬年敗没人龍潰入關中帝卽命傳庭往代且密論誅人龍傳庭至乃數其開城譟歸新蔡襄城連喪二督罪斬之而撫定其部曲

我

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遂下錦州

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虞城人不能救吳三桂遣將

卒尾

大軍後復敗走會松山副將夏承德遣子爲質約日獻城

大軍如期攻之城遂拔巡撫邱民仰字長白渭南人總兵官曹變

蛟等死之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寧遠關門勁卒盡

喪錦州城內糧亦盡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

山已失遂率所部以城降杏山塔山皆下大壽尋以病卒帝論

諸逃將罪誅王樸鑄吳三桂三秩時諸將多擁厚貲賂

權要故樸以外皆獲宥時敗書聞或傳承疇已死帝驚悼甚詔設壇都城賜承疇祭十

六民仰六壽命建祠都城外承疇民仰並列將親臨奠已聞承疇降乃止

三月魏照乘罷

照乘居位四年御史徐殿臣劾其暱妾棄妻縱壻爲奸

諸醜迹。照乘猶欲辨。御史劉之勃。字安侯。鳳翔人。復論之。遂引疾歸。

夏四月謝陞罷

初我

太宗文皇帝屢遣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國內困敝。亦請主和。以紓患密。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等持書乞和。我

太宗文皇帝宴勞有加。禮仍授以書。令還報。遣人送至連山而還。其事甚密。一日新甲私告傳宗龍。宗龍以語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于帝前述宗龍之言。帝慙。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已而言官謁陞。陞言上意主和。于是言官交章劾陞。帝怒其洩漏。削籍去。新甲亦由此

得罪。初。帝密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一日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視之。置几上。其家僮誤以為塘報。付之抄傳。于是言路譁然。論劾新甲。帝怒甚。留疏不下。最旨切責。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詔已功。遂詔下獄。尋棄市。

五月。以鄭三俊為吏部尚書。

周延儒言于帝。以老成名德。不可輕棄。請召三俊復故

官。會吏部尚書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以會推閣臣得罪。日宣等列

蔣德璟。黃景昉等名以上。帝命再推。復上房人。大僚不獲推者。為流言入內。帝深惑之。特御中左門。召日宣。及與推諸臣。責日宣徇情濫舉。命錦衣官褫冠帶。就執。羣臣皆股栗失色。遂下日宣刑部。擬戍。與推之臣。亦有被罪者。蔣德璟。字申。蔣景昉。字太禩。俱晉江人。即命三俊代之。延儒又

請以劉宗周。長都察院。范景文。長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麟。字寶摩。嘉興人。等皆

復官。布滿九列。中外翕然稱延儒為賢。延儒嘗偕同列道周。時道周方謫。成辰州。延儒曰。道周氣質少偏。然學與守皆可用。同列因請移成道周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即用之耳。何必移成。帝領之。即日復道周官。

張獻忠陷廬州。起馬士英。貴陽人。總督廬鳳軍務。

初。汴圍急。督師丁啟睿及左良玉往援。獻忠乘間陷毫

州。入英。霍至是。復糾別賊陷舒城。據之。教諭楊廷璧與在籍編修胡守

恒。協力嚴守。至三晝夜。城陷。被執。罵賊死。廷璧字荆璞。江都人。守恒字見可。連陷廬州。趙與

基。經歷程元綬。指揮趙之璞。皆力戰死。與基。太和人。含山。巢。廬江。無為。六安。諸

州縣。南京大震。詔逮鳳陽總督高斗光。起馬士英代之。

士英初巡撫宣府。取公帑饋朝貴。坐遣戍。至是禮部侍

郎王錫衮。祿豐人。薦其知兵。周延儒力贊之。遂自戍所起

用。

六月。賀逢聖。張四知。罷。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牲。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李日宣。雖被譴。德璟。景昉。牲。二人已先有旨入閣。

德璟等以日宣故。叩辭新命。因言。臣等並在會推中。若

諸臣有罪。臣等豈能安。及是。三人召對。稱旨。遂並入直。

秋。七月。左良玉兵潰于朱仙鎮。諸鎮皆潰。

開封圍急。帝命良玉赴援。楊文岳。合虎。大威。楊德政。方

國安。及良玉四鎮兵。次朱仙鎮。良玉見賊盛。一夕拔營。

走襄陽。諸軍皆潰。

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決水灌軍古人未嘗不出奇制勝然必自據高原始可收效建德之勢未聞地處沮洳轉欲自潰其防者開封瀕臨大河未始不可借洪流為退險即被圍至再亦惟死守以禦寇氛高名衡等乃忽倡決河灌賊之計不知汴漲傷城勢如釜底即能一舉殲賊居民尚恐不免洗甯營即可移城邑又安能遷避乎坐令稽天巨浸反資賊手以毒害生靈庸夫逞慮妄為致貽酷禍更不啻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高名衡議決朱家寨口在開封府城西北十七里河灌賊賊偵知之遂移營高阜亦驅難民數萬決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奔聲如雷城中百萬戶皆蕩盡得脫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撫按以下不及二萬人賊亦漂沒萬餘乃拔營去時孫傳庭方治軍關中帝以開封急屢趣之出關傳庭言秦兵新募不堪用不聽不得已抵關而開封既陷急攻賊于南陽敗之追奔三十里至郊縣三塚頭賊棄甲仗軍資于道官軍趨利遂為所乘大潰傳庭乃走入關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東且餒故大敗豫人因謂之柿園之敗

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時關內外並建二督又設二督于昌平保定又有寧遠永平順天保定密雲天津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碁布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警報至悉徵諸鎮入援而我

大清兵已克薊州分道南嚮河間以南多失守至山東連下兗州等府凡攻克八十八城魯王以派荒王檀自殺

樂陵陽信東原安邱等諸郡王皆死當是時畿輔山東列城官吏或望風

遁走或獻金帛迎降其死于戰守及紳士之殉節者畿輔則霸州副使趙輝督守給事中周而淳同知丁師義

鄉官參政李時茂河間參議趙珽知府顏允紹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解職知府傅梅順德知府吉孔嘉趙

州知州王端冕教諭陳廣心訓導王一統定州知州唐鉉阜城知縣呂大成永清知縣高維岱典史李時正教

諭邱養性鄉官劉維蕙清豐教諭曹一貞鄉官郎中李其汜等山東則臨清總兵官劉源清權關主事陳興言

同知路如瀛。州判徐應芳。吏目陳龍翔。鄆官侍郎張宗衡。少卿張振秀。員外郎邢泰。告知縣尹任。天津參將賀秉鉞。兗州府長史俞起蛟。副使王維新。知府鄧藩。錫副總兵丁文明。鄉官給事中范淑泰。登萊僉事邢國璽。萊陽鄉官宋致。沈進臨。淄知縣文昌時。陽信知縣張子卿。滕縣知縣吳良能。豐縣知縣劉光先等。並附注于此。

趙瑛。慈谿人。顏允紹。字廣明。曲阜人。姚汝明。夏縣人。陳三接。文水人。傅梅。邢臺人。吉孔嘉。洋縣人。王端冕。字服先。江陵人。陳廣心。元城人。王一統。成安人。唐鉉。字節玉。睢州人。高維岱。昌邑人。劉源清。源澤弟。路如瀛。陵川人。徐應芳。臨川人。陳龍翔。蕭山人。俞起蛟。錢塘人。鄧藩。錫字晉伯。金壇人。范淑泰。字通也。滋陽人。邢國璽。長葛人。文昌時。全州人。吳良能。蓋州人。

閏月李自成陷汝寧。前總督侍郎楊文岳等死之。

自成并合羣賊。先是馬守應稱老狗。賀一龍稱革裏。養成稱亂。世王號革左。連營五百里。再屠南陽。進攻汝寧。總兵虎大威中礮死。城遂陷。文岳被執。大罵賊。賊縛

之城南。以大礮擊殺之。兵備僉事王世琮。字仲發。建州人。知府

傅汝為。字于宣。江陵人。通判朱國寶。成都人。副將賈梯。參將馮名

聖。汝陽知縣文師頤。全州人。等亦俱不屈死。時河南郡邑

無不殘破。朝廷不復設官。遺黎多結寨自保。大者洛陽

李際遇。汝寧沈萬登。南陽劉洪起兄弟。眾各數萬。諸小

寨附之。或降賊。或受朝命。復互相吞併。中原禍亂。于是

為極。逮明年。帝下詔蠲租赦罪。已不可為矣。

下給事中姜埰。字如農。萊陽人。行人司副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于錦衣

獄尋遣戍。

先是有造為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其言

直達御前。及是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切。埰疑

明季國政日非。訛言競起。往往造為蜚語。以搖惑人心。如二十四氣之說。浮誕

不經妄為傳播亦不成
事體至莊烈下書訓戒自
以當時言路寬騰冀以前
除積習乃姜採妄加揣測
竟敢萌過譽君上之心逞
臆恣陳詭詞曲詰更乖臣
子善之體量諫徒以碎
激言尚且無裨國事從
未有私意以妄度上心
可以謂之抗直者若熊開
元之請見陳言終於調停
舉自更不足供一噓矣

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獨重故責之獨嚴如
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為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事
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倘如二十四氣蜚語騰播清禁
此必大奸臣慙欲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將來誰復
為陛下言天下事者臣區區之愚不獨為言官職掌更
為朝廷清治亂之源也是時帝方憂勞天下至默告上
帝戴罪省愆所頒戒諭詞旨痛切而採顧反覆詰難若
深疑于帝者帝遂大怒曰採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
下詔獄考訊而時又有熊開元事開元欲論周延儒屢
請召對及入見延儒同在不敢言一日帝御德政殿秉
燭獨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

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帝不許帝疑開元
意有所為詰問者久之開元但言小臣面奏而大臣皆
在左右誰敢為異同之論以速禍帝不懌命之退延儒
等請令補牘從之開元本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
敢言而延儒慮其補牘陰令吳昌時沮之昌時開元令
吳江時所拔士及奏上不更及延儒他事帝大怒命錦衣衛逮治衛
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素怨延儒令盡發延儒之隱以
聞帝益怒甚令養性潛斃採及開元于獄養性懼商之
同官不敢即奉命已而語洩有奏之帝者會帝意已漸
解逮採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移刑部定罪已皆遣戍
採宜州開元開元下獄時或謂延儒當救不從既而

劉宗周以救二人。削籍。徐石麟又以救宗周罷去。延儒竟無一言。

未癸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

自成初無遠圖。所得城邑。輒焚燬棄去。及灌開封。敗秦

軍。羣賊咸附。乃脅崇王由櫝。簡王見澤六世孫。使從軍陷荆襄

諸郡。殺湘陰王儼鈞。遼王支屬。遂犯承天。焚獻陵。陵中有聲震山谷。自

成懼而止。巡撫宋一鶴。宛平人。總兵錢中選。留守孫壽崇。宣城人。有

容。副使張鳳翥。知府王璣。林風人。鍾祥令蕭漢。字雲濤。南豐人。等

皆死之。徇下旁近州縣。自號順天倡義大元帥。稱羅汝

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初自成善攻。汝才善戰。兩人

相須。若左右手。及是自成兵強士附。有專制心。顧獨忌

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賀一龍宴。縛之。晨以二十騎斬汝

才于帳中。悉并其衆。于是謀以荆襄為根本。攻襄陽曰

襄京。修襄王宮殿居之。僭號新順王。又以牛金星言。勅

設官爵名號。置五營二十二將。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

有侍郎郎中。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尹。州曰牧。縣曰令。崇

王由櫝等俱封伯。官吏降者。並授偽職。自成每陷城邑。令軍士毋得室

處。寢興悉用單布幕。綿甲堅厚。矢礮不能入。一兵伴馬

三四匹。冬則以裯褥藉其蹄。剖人腹為馬槽。見人輒鋸

牙思噬。騰山巔直上。水惟憚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衆

掘壕。前者返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誘官軍

步卒長鎗三萬。擊刺如飛。騎兵回擊。無不大勝。攻城。迎

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一二。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

二月乙丑朔日食

夏四月我

大清兵北還周延儒自請督師許之

時

大清兵自山東還至近畿帝憂甚大學士吳甦方奉命辦流寇延儒度不得已遂自請視師帝大喜獎以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及

大清兵至懷柔趙光抃

字彥清德化人

合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

邀戰于螺山

在懷柔縣北

皆潰總兵張登科和應薦敗沒延

儒偵

大清兵已還乃言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遂歸京師

五月以魏藻德

順天通州人

為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藻德時官修撰

庚辰殿試第一

長于辨說應對捷給先是都城

戒嚴疏陳兵事又召對稱旨帝意其有抱負遂擢至政

府去釋褐甫四年也既入閣一無建白但倡議令百官

捐助而已

吳甦罷

初帝以襄陽荊州承天連陷召對廷臣隕涕謂甦曰卿

向歷巖疆可往督湖廣師甦請得精兵三萬自金陵趨

武昌扼賊南下帝以所需兵多猝難得集南京隔遠不

必退守甦奏言左良玉跋扈甚前督師楊嗣昌九檄徵

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于曩時。臣
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
宜兼顧。非退守也。帝乃令兵部速議發兵。尙書張國維
請以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畀姓。又言此兵
方北征。俟撤備後。始可調。帝命姑俟之。姓屢請。帝曰。徐
之。撤備則兵自集。卿獨往何益。踰月。周延儒出督師。朝
受命。夕啟行。蔣德璟等譏姓畏賊遲回。而兵部所撥唐
通兵。陳演又以關口不可無備。請留之。姓不得已。以五
月辭朝。先一日。帝猶命中官賜銀牌給賞。越宿。忽下詔
責其逗遛。命輟行入直。姓惶恐引罪。遂許致仕。旣行。陳
演等復搆之。徵至。議罪。遣戍金齒。

周延儒罷。

延儒自通州回。帝大加獎勞。居數日。掌錦衣衛事。駱養

性。盡發所刺軍中事。養性本延儒所薦。背延儒與中官
結。及是以軍中事與中官並發之。

帝大怒。責延儒蒙蔽推諉。下廷臣察議。延儒席藁待罪。

自請戍邊。帝猶降溫旨。許馳驛歸。自延儒再相。帝尊禮
特重。嘗于歲首日。東

向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因徧及諸閣臣。然延儒寔
庸。驚無他材。畧當邊境。喪師。李自成殘掠河南。張獻忠
蹂躪楚蜀。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任其自敗而已。
性故貪黷。會張溥已卒。馬世奇以遠嫌不至。左右無正
言。所信用。惟吳昌時與門下客盛
順。董廷獻輩。因緣爲奸利。故敗。

張獻忠陷武昌。沉楚王華奎于江。前文淵閣大學士賀逢
聖等死之。

獻忠方襲陷太湖。聞左良玉避自成東下。盡撤湖廣兵

自從遂趨陷黃梅。連陷廣濟蕪州。蕪水入黃州。黃民盡逃。乃驅婦女剷城。尋殺之以填塹。又西陷漢陽武昌。及

旁近屬邑。執楚王華奎。籠而沉諸江。長史徐學顏。字君復。永

康人。參將崔文榮。海寧衛人。俱戰死。逢聖方家居。載家人至墩

子湖。鑿舟沉之。妻危氏。子觀明。光明。子婦曾氏。陳氏。孫

文忠。賊乃盡殺楚宗室。錄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為

兵餘皆殺之。由鸚鵡洲至道士洲。浮齒蔽江。踰月。人脂

見前。獻忠遂僭號。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據楚

王第。鑄西王之寶。偽設尚書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

下令發楚邸金。賑饑民。蕪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時官紳士

庶死節者。通判李毓英。武昌衛經歷汪文熙。巡檢戴良

瑄。及黃岡諸生馮雲路。汪延陞。江夏諸生明睿。熊震。大

治。井如翁嘉魚。知縣王良鑑。蒲圻知縣曾棫等。又巡江都司朱士鼎者。城陷被執。戟手罵賊。賊斷其兩手。不死。賊退。令人縛筆于臂。能作楷字。招集舊卒。訓練如常。李毓英。固安人。王良鑑。霍山人。曾棫。臨川人。朱士鼎。字玉節。休寧人。按賀逢聖。本朝賜諡忠愍。

六月。雷震奉先殿。

遣官告太廟。敕羣臣修省。

秋。七月。京師大疫。

自二月至是月。死者無算。詔釋輕犯。發帑療治。瘞五城暴骸。

八月。張獻忠陷湖南諸郡。左良玉遂復武昌。

獻忠既僭號武昌。李自成在襄陽。聞之。忌且怒。貽書譙責。會左良玉復西上。偽官吏多被擒殺。獻忠乃乘眾趨

湖南于是沔陽蕪黃漢陽諸州府皆反正。良玉乃乘間入武昌。立軍府以駐師。獻忠遂陷岳州。欲渡洞庭湖。卜于神不吉。投琰而詢。將渡風大作。獻忠怒。連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騎而逼長沙。巡按劉熙祚字仲緝。武進人。奉吉王名慈。燿簡王。惠王名常澗。繼陷。吉王、惠王、桂王名常瀛。俱走永州。獻忠乃拆桂王府殿林。載至長沙。造偽殿。而自追三王于永。熙祚命中軍護三王入廣西。身入永死守。城陷見殺。獻忠又陷寶慶常德。發故督師楊嗣昌祖墓。斬其屍。見血。欲攻辰州。土司以兵塞辰龍關名。在沅陵縣。乃移攻道州。守備沈至緒戰歿。其女再戰。奪父屍還。城獲全。遂東犯江西。陷吉安袁州。

建昌撫州諸府及廣東南韶屬城官民盡逃。時賊有獻質取吳越者。獻忠忌良玉在不聽。乃決策入川中。

冬十月。李自成寇潼關。總督孫傳庭死之。遂陷西安。延安諸郡。

當是時。十三家七十二營諸大賊降死殆盡。惟自成與張獻忠存。而自成在襄陽尤勁。議兵所向。從事顧君恩言。關中山河百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以向京師。此上策也。自成從之。初孫傳庭之敗于柿園而歸也。力主固守潼關。控扼上游。益募壯士。繕器積粟。置火車三萬輛。俟賊間而擊之。適關中歲饑。苦征繕。士大夫日望其出關。咸上章催戰。帝

亦屢詔趣之。傳庭不得已，率師東出，拔寶豐。唐縣至郟縣，自成以萬騎迎戰，大敗，幾獲之。會天大雨，道澇糧車不進，自成遣輕騎出汝州，要截糧道。傳庭乃分軍為三，令白廣恩從大道，高傑親隨，從間道迎糧。陳永福守營，傳庭既行，永福兵亦爭發，不可禁，遂為賊所躡。至南陽，傳庭還戰，賊陣五重，官軍克其三，已而稍却，火車奔騎，兵亦大奔。賊縱鐵騎踐之，傳庭大敗，自成空壁逐利。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失亡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奔河北，轉趨潼關，傑、廣恩從之。賊遂至，傑曰：「我軍家屬悉在關中，不如徑入西安，憑堅城固守。」傳庭曰：「賊一入關，則全秦糜沸，秦人尚為我用乎？不聽。」已而

自成攻關，廣恩戰敗，傳庭登陴固守。賊分兵從山後遶

出其背，關城遂陷。傳庭躍馬揮刀，大呼衝入賊陣，與監

軍副使喬遷高定襄人同戰死。賊遂陷華陰、渭南。知縣楊暄死之。

鄉官尚書南企仲年八十三，罵賊不絕口，遂遇害。企仲族子尚書居益，子主事居業，皆被執，不屈，加炮烙而死。

楊暄，高平人。南居益，字思受。連破華商，商雒道黃世清，一門遇害。其

世清字澄海，滕縣人。臨潼攻西安，守將王根子開門降。自成入秦

王宮執秦王存樞愍王棟九世孫授偽官授劉氏將軍，如巡撫馮

師孔字若魯，原武人以下死者十餘人。師孔及按察使黃綱俱

綱自經死。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亦皆赴井死。鄉官都御史焦源溥，罵賊支解死。其兄都御史源清不

屈死。僉事王徵絕食死。參政祝萬齡投繯死。時傳庭妻張氏在西安，率三妾二女同赴井死。黃綱字季侯，光

州人。章尚綱，會稽人。吳從義，字裕強，浙江山陰人。焦源溥，字涵一，源清，字湛一，皆三原人。王徵，字葵心，涇陽人。

祝萬齡布政使陸之祺平湖人等皆降自成屢陷名城大吏未有降者自之

始自成乃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賜顧君恩女樂一部

賞入關策也大發民修長安城開馳道閱兵渭橋鉦鼓

震天地諸將白廣恩陳永福等皆降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據山巔不敢

下自成折箭為誓招之乃降惟高傑以竊自成妻故走延安為李過

所追折而東復渡宜川河絕蒲津以守自成兵所至屬

城風靡乃詣米脂祭奠向為官軍所發焚棄其遺醜自成乃築土封之改延安

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縣清澗曰天波府鳳翔不下

屠之以偽檄誘降榆林亦不下自成大發兵攻之兵備

副使都任字宏若祥符人督餉員外郎王家祿黃岡人里居總兵

官汪世欽尤世威世祿等集眾城守血戰七晝夜婦人

孺子皆發屋瓦擊賊城陷無一降者忠烈為天下最賊

遂乘勝降寧夏屠慶陽韓王稟塔憲王松十世孫被執副使段

復興字仲芳陽穀人一門死之知府董婉里居少卿麻禧皆不

屈死移攻蘭州巡撫林日瑞字浴元詔安人等亦皆死同時死節者副

將郭天吉總兵官馬燝中軍哈維新姚世儒同知藍臺鄉官羅俊傑趙官等進陷西寧甘肅

于是三邊皆沒又遣別將波河陷平陽殺宗室三百餘人帝遣副將熊通往援通至降于賊并

為賊說總兵周遇吉遇吉斬之傳首京師周遇吉錦州衛人按孫傳庭諡忠靖尤世威諡忠剛俱本朝賜

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李建泰曲沃人副都御史方岳貢穀城人

並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建泰先官祭酒頗著聲望尋佐吏部及是黃景昉罷九月

致遂與岳貢俱以本官入直岳貢以督漕參議召對稱旨特授副都御史故

事。閣臣無冠。都御史者。岳貢一人而已。

十二月周延儒以罪逮。至。賜死。

初。延儒薦用侯恂。

商邱人。

范志完督師。皆僨事。又任選郎

吳昌時。交通內侍。把持朝局。延儒既去。山東僉事雷縯

祚。

太湖人。

劾志完縱兵淫掠。御史蔣拱辰劾昌時贓私巨

萬。交通中官漏洩機密。詞皆連延儒。帝親鞫。志完昌時

于中左門折昌時脛。察其事。皆有迹。乃下獄論死。始有

意誅延儒。初。薛國觀賜死。人皆謂昌時致之。其門人魏

藻德新入閣。有寵。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延儒。賂養

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入京師。時

舊輔王應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宿留道中。俟應熊先

入。冀為請。帝知之。應熊既抵京。命之歸。

未幾。應熊請老。許之。

延儒

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不許。法司以戍請。同

官申救。皆不許。及是。志完昌時棄市。勒延儒自盡。籍其

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五終

150
10
25



150
10
25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明紀
十五、十六